



卷二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50
2



閩女代刑 幼女孝

為子死孝為臣死忠此天下之大節也世多有不孝之人飲食且捨不得養親况捨命乎孰知男子不肯捨命報親竟有女子能捨命以報者不亦愧死世上之男子哉列台雅靜听講一個未出閨門的女子能不顧性命代父受罪的報應與各台听上太原府有一人姓嚴名貴幼配陳氏單生一女金英剛滿三歲陳氏染病身亡嚴貴見女無人撫育繼娶姚氏隨帶一兒侯慶生下堂誰知慶生娘母存心不良日每磨賤金英那年三月清明嚴貴要到浙江收討殘賬將倉櫃鑰匙交與金英收管金英道爹上出門何不將鑰匙交與後母掌管嚴貴道女兒呀你後

母初來不知心術如何，父女兩人言來語去，早被姚氏听着。自嚴貴出門之後，姚氏問道：「金英，你老子交你鑰匙，挈來老娘要點錢使。」金英道：「我媽呀，鑰匙爹上帶去，未曾交我。」姚氏大怒，抓倒金英，苦打一頓。金英受打不過，忙將鑰匙挈出。姚氏恨透骨髓，朝日磋磨金英，或挑水蔭花，或磨房推磨，稍有懈怠，打得七生九死。金英受磨不過，意欲尋過自盡。那晚私出房門，不覺對着明月大哭一場。想起了我的娘心，如刀割你，為何得點病，即見閻羅，丟女兒在世上者，都不說誰知道。後娘來把我磋磨，爹呀，爹你出門到還快活，那曉得你女兒莫可如何。若早些回家來，兒還得活，倘遲了你女兒，定見閻羅。哭畢，要想去死，又

恐爹上回來不死，又難于過日。回頭想到，不如再待一兩日，死也未遲。金英仍舊歸房安宿，不提。却說嚴貴在旅店之中，忽夢前妻上前說道：「夫君呀，你的後妻將我女兒磋磨欲死。如若早回三日，你父女還能相會。如若遲了，你女兒必死于姚氏之手。」嚴貴一夢驚醒，忙上收拾回家尋女，不見。追問姚氏，假說不知。嚴貴尋至花園，女兒正在投環自縊，即忙放下。氣尚未絕，將薑湯灌醒。轉來，哭道：「爹上，你也回來了。」父女抱頭大哭。嚴貴追問後母刻薄根由，金英說道：「後母待我甚是賢德，並不說及刻薄之由。」嚴貴東訪西訪，上出實情，立將姚氏母子逐出。姚氏去守着族長嚴大文，哭上啼上，願改前愆。族長才勸嚴貴將妻收回。

二次如此再逐不遲。姚氏母子回家，心藏利刃，總想謀死嚴貴。母子商量，黑夜進房刺殺。慶生道：「我曉得那頭是媽，那頭是爹。」得姚氏道：「免來有鞋為憑。」誰知那晚嚴貴腹痛出外，解手將鞋落在姚氏那頭。侯慶生提刀入室，摸着男鞋一刀斫下，血流滿地。慶生以為殺了嚴貴，各自歸房睡了。嚴貴解手轉來，上床一摸，如水潑簾，嗥叫姚氏不應。点火一照，見得姚氏被人斫死，忙嗥慶生。慶生道：「完了，完了，我只說殺個公子，誰知才殺倒個母子。」等到天明，投憑地隣。慶生一口咬定是他父親嚴貴謀殺。進城報官勘驗之後，乃是一刀廢命。當時問道：「嚴貴如何謀殺你的妻子？」嚴貴力辨其無。侯慶生將逐他母子之情，一一說了口。

口咬定是嚴貴所殺。官即將嚴貴帶回衙中。三拷六問，加以大刑。金英隨父入城，見父受刑，不過忙跪大堂，說道：「太爺在上，此人不是爹上所殺，乃是小女子殺的。」太爺道：「你如何殺他？」金英道：「他待不得小女子，小女子心懷不忿，暗藏利刃。候爹上出門解手，小女子偷入房中，一刀刺殺。」太爺道：「你休亂認逆倫之罪。該要零剝碎剝的，不要今日招承。」後又反供，連累本官。一連審了十餘堂，金英都是一樣口供。太爺將金英收入女監。嚴貴一日入監看女，只見女兒捆在囚床受罪，嚴貴哭道：「嗟呀，我的痛心女呀！見得女兒囚床睡，不由為父淚雙垂。嗟呀，我的心肝女呀！只因為父離家內，丟下女兒在庭幃。可恨後娘不賢惠，朝

日磋磨死吃虧那日為父回家內女兒投環氣已微為父一見
痛心內姜湯灌兜魂魄歸此婦不願留家內故把母子逐出幃
他說心腸願改悔族長勸我收他回不知後母因何罪被人殺
死一命歸與他兒子犯了對說父謀妻理有虧父命已經辦我
罪女兒為何把案禡我今見兜受慘罪父即痛心難救回却
說嚴貴哭了一場不見女兒答應忙挈錢一串交與女禁子容
我父女一會禁子大嫂才放下囚床把咬牙棒鬆了金英叫了
一嗟爹上呀女兒在這監中私刑難受怕的死在旦夕想女受
爹上養育之恩絲毫未報爹上在上受女兒一拜嚴貴道女兒
呀不消拜金英跪下哭道一見爹上奴膝跪細听女兒說細

微自從後母到家內女兒朝日苦吃虧殺死後母是兜罪爹上
何必苦傷悲女兒縱死不失悔閻王殿前辨是非爹呀回家莫
代女兒處再接後母到庭幃祖宗陰靈如不昧早生兄弟接香
灰女兒即到黃泉內無有愁腸替父悲人生百年皆作鬼莫因
女死淚長垂父女自從今日會若要重逢夢裡歸哭畢禁子
催促出監父女分離之慘自不必說又說父母太爺行文上司
見女弑母案即刻批文到縣將金英零刷文書到日立將金英
捆出監來正法只見天昏地暗雷電交加忽平空雷声响亮如
山崩地裂霎時雨散雲收紅日當空只見侯慶生打死在地背
上批十六字云母謀殺夫兜悞殺母連累孝女替父受苦太谷見此

顯報復詳上司，奏聞皇上，龍心大喜，發良一千，在本縣監一烈。孝牌坊賞賜金英、花紅、榮耀而歸。父女團圓，喜之不盡。後金英配夫李得榮，中了兩榜進士，直作到吏部尚書，金英受一品夫人之封。此非天之所以賞孝，何以既死又得重生哉！世之為女者，當效此女子之孝也可。

孝塊禮佛抱媳孝

勸婆娑待媳婦，媳婦當如女看顧。奈世人想錯路，愛女多不愛媳婦。豈知女人家婦一嫁出門，難歸屋親有病，只有哭不得長行。來看顧，惟媳婦守倒屋熬湯煎藥奉床鋪，到死時還靠住洗澡梳頭穿衣服。女兒來守棺哭，開奠只講吃酒肉，非是女不長

顧，各人都有家和屋，為婆亡要醒悟，無論大接小抱婦，俱要作一樣顧切，莫刻待小抱婦。眾人們把話往，听我說個小抱婦。這個小抱媳婦姓吳，名癸女，年方十歲，乃太平崗吳大貴之自女幼放與東桂村花上林之長子為親。奈吳大貴家下窮困，與妻王氏商議，請媒來家，要將癸女抱過花門。媒人去到花家，言及抱女之事。花大婆聞言，歡喜滿口，應承即催花大爺看期去抱。花大爺把期看了，第二日要到吳家抱。這癸女頭夜晚上，花大爺怕花大娘刻待，癸女對花大娘說道：「妻子坐下，你且听細听。」丈夫說分明，我兒自幼把親定，早與吳家結為婚，只想兒滿十六整，鼓樂喧天接過門。誰知吳家搞窮困，要將此女抱過門。

招他過門是正分你休刻待此女身一莫恨他生得蠢二休嫌他家下貧第三待他要耐性第四纏腳洗衣衿不可動輒把恨他飯食使他飽七吞待如親女加三等不可作賤當仇人長成望他把你敬待得好來不忘恩切莫學那蠹婦等抱來全不當成人輕一頓來重一頓打死之時把官驚家財必定要喪盡皆因惡婦沒良心丈夫之言須敬听莫作十惡不善人花大娘道丈夫呀不要把我當成那牛婆孃一樣不知一点人事自己女當如珍寶人家女當如草芥我不是那等蠢婦人捱陰人背鑿子時的丈夫只管放心果到第二日就將此女抱回那娘母分離苦情自不必說却說花大娘自抱此女來家見他衣裳單薄即取布與他縫衣朝日與他纏腳裹手教他針紉從不叫他出門撈柴挑水待如親女一般癸女到也安然過日不知不覺已滿十六歲了不幸公公亡故二刺婆七一人無如婆七又病醫藥不效癸女衣不解帶整七侍奉半年那癸女回家見他哥七為父延壽常到雞足山燒香復回到婆家在灶王位前為婆七疾病亦叩許雞足山燒香自許之後婆七的病漸七已就好了癸女見婆七病好那年正月初八日癸女就向婆七說道婆七去年得病兒在灶王位前叩許雞足山香愿一粽婆七如今病好兒要前去酌還此愿婆七道此去雞足山有千里路程兒是幼女獨一人如何去得癸女說道婆七不必憂心兒朝雞足山

只叫一人待兒燒鍋一月兒沐浴齋戒就在兒的房中酌還此
愿罷了那婁七就叫一老姆燒鍋又與癸女備辦香燭紙錢癸
女把房關着就在房中走了一天到晚手捧信香三炷朝雞足
山跪着口裡祝道手執香跪門前虔心虔意雞足山諸神聖
細聽端的因為奴老婁婁得了病体奴無奈訴灶神珠泪淋漓
要親身朝宝山打定主意不辭那險阻路去朝須彌對婁七說
此言婁七不許恐怕我年少女去把路迷奴要还者香愿豈同
兒戲只得是在房內稽手皈依走一步拜一步直朝山裡衆聖神
莫怪奴無礼無儀奴禱告佛與神非為別裡總要保我婁七壽
享期頤等奴家尽點孝报点恩義也不枉為女媳費者心機忽

然間見香花飛出門去手中香條不見才叫稀奇癸女心中想
道我手中拿香三炷忽然不見此是何故一連一個月都是如
此癸女心想我哥七去朝山一月上鼎奴已走了一月今夜理
應排設香案了此愿信癸女向雞足山九拜十六叩首然後跪
香口口嗟嗟為願婁婁百年長壽不提又說開元皇帝為皇太
后得病也在雞足山許下香愿太后病好命徐太監登山代還
此愿一出長安好不熱鬧逢州州接逢府府迎太監米到雞足
山中衆僧叩見已畢太監遂吩咐道從今夜起接連三夜不準
外人燒了頭炷香待我燒過之後然後總許外人燒香衆僧領
命又恐衆人燒了頭炷香先將正殿門閉鎖頭夜雞鳴子時衆

僧請太監進香，來到大殿，將鎖打開，只見爐內香煙杳杳，插了三炷，香氣逼人。衆僧嚇得面如土色。太監道：「誰人敢佔頭香？」衆僧稟道：「殿門僧已封鎖，不知香從何來。」太監道：「今夜將鋪陳打在正殿，看有何人佔我頭炷香。」太監又於子時就去進香，只見爐內已插香三炷。太監道：「這就奇了，我在此守着正殿，尚未合眼，此香從何而來？」太監到三晚上，吩咐將上殿打開，臨到子時，輕步入殿，見一女子跪地拜祝。太監吼道：「你是何方妖鬼，敢佔吾的頭香？」只見那女子說道：「起稟太監，奴是太平崗吳家之女，乳名癸女，自小抱與束桂村花家為媳。因為婆婆得病，許下香愿，見婆婆病好，欲還此愿。婆婆不許，小女子就在自己房內，一

步一拜，上了一月夜，跪香于此。太監道：「尔在家燒香如何？」來在此間，那癸女道：「在家燒香，乃小女子之身，此乃女子之魂也。」說畢，忽然不見。太監回朝，將此事奏聞皇上，皇上下詔，即命京差捧旨來宣癸女進京朝見。却說癸女在家，酬還香愿，整十一月零三日，才出房門料理家屋。也是癸女該有數日災難，一日天氣清明，癸女將朝山新鮮衣服在埧子內面晒上一晒。那隣家有一婦人，最是不够當的，乘着癸女不在外面，將癸女衣服扯去。就誰知癸女在房園門口，看得清，楚楚當即趕出，將衣服掣回。隣婦羞愧不過，回家將兩歲小兒斫死，丟在癸女宅后，誣癸女殺死。縣官不分皂白，就將癸女收入禁監，可憐一

個孝順癸女竟遭此無辜慘厄却說吳大貴想着女兒正要到縣中看望方才上路恰遇着一乘轎子乃皇上的差官便問道太平崗有一癸女你可曉得否吳大貴他听着問到癸女不覺淚流滿面差官道這就稀奇了你不曉得我又去問別個嗎如何着樣傷心呢吳大貴道不是差官道我曉得那個是癸女我到不來問你了吳大貴道那癸女呀差官道我正問是那太平崗的癸女呀吳大貴道那癸女即吾女也遂將隣婦誣害現在禁監受罪今日正要去看他情事說上一番差官道原來為此傷心此甚小事打在我項下吳大貴隨跟差官轎子來縣上官聞听聖旨一到忙排香案跪接差官將宣癸女聖旨讀罷縣官

忙搭天橋將癸女接出監來將隣婦辦成死罪差官將癸女之父母以及婆上丈夫帶進長安繳旨皇上登殿問明癸女情由如何尽孝如何還愿說了一遍龍心大喜封癸女為孝烈一品夫人封癸女之夫為龍虎將軍封癸女爹爹為郡首母為賢德夫人封婆上賢淑夫人前後二家榮耀還鄉好不喜幸可見妻妾賢德大有好處媳婦尽孝連丈夫亦得顯榮天要看成孝媳隣婦如何害得倒他凡有為妻者要學花大娘為媳的要學癸女才好

投岩得虎 節婦孝

心心尽孝事上順婆斯情可愛是婦堪歌知孝必能柔順尽倫

自克偕和道合天心自佑尔賢孫濟亡情通地道又可得貴子
多亡此言婦女能孝公要必得好報的道理然天之報人不
在一時總要孝道好然後予以福祿其中又要使他受些折磨
終不失孝道自然有好報說到此來在下又說个誠心尽孝的
媳婦與列台聽亡此婦家住湖廣東門城內後家姓榮嫁與徐
興達為妻公亡死了只有妻亡在堂家甚貧窮全賴興達肩挑
背磨榮氏績麻紡線衣食少足却說榮氏奉婆極孝不料丈夫
興達與近隣艾老五要工錢艾五酒醉估住不架彼此口過誰
知冤家路窄說來說去惹得艾五火發拖了一根木棒照頭就
打亡得徐興達頭破血流當憑理講衆飭艾五非理給湯藥錢
五伯文令扶歸家調治誰知興達傷重命危那夜三更昏死幾
次當對他母親說道兒與艾五知是冤家今世無人與我報仇
來世都不與他甘休但是母親年老無人供儀賢妻呀你有六
月身孕我死之後要好生孝敬我母親如生是兒你須立志守
節夫在陰靈也是閉眼說畢而死那榮氏與同窆亡哭死哭活
少不得投憑地隣報官相驗木傷斃命誰知艾五年方十八狡
滑非常聞得興達死了連夜脫逃遠方而去官即行文無分疆
界四處捉拿拿了數月全無影响官將此案也就懈怠了榮氏
心切急欲拿獲艾五以好省夫伸冤奈是女人身子不能出力
惟朝日與窆亡哭泣而已人說那窆亡欠兒心切又見艾五未

能拿獲那日對媳說道。自從我兒喪了命，未曾一刻丟了心。誰知艾五逃出境，未曾償命，怎甘心想起兒在把家，揀每日三餐甚均勻，自從兒死家就緊靠倒媳婦過光陰，可憐紡績多勤謹，每夜坐到二三更為妻，不顧老性命，要去五當問神明，媳婦在家須謹慎，為妻不久轉回程。榮氏道：妻年滿七十，如何一人去得待媳婦將所績之麻拿來賣了，多有些盤費，媳婦一路也好服事，妻五當山，云：妻道：兜呀，你身懷六甲，如何去得？榮氏道：妻上呀，媳婦縱死在途中，也是要去，啣叫媳婦一人在家使妻上孤上草上，去交風霜，媳婦心中又怎麼過得？妻上見媳婦要去，也不好阻攔，他於是擇日起程，走了三月，來到

五當山脚下，可憐那山又高路又險，榮氏扶着妻上，一步一步爬至山頂，進了殿門，洗手焚香，前後二殿俱已拜過，不覺走至東廊，見了一尊神聖，甚是威嚴，手執金鞭，腳踏火輪，身披金甲，頭戴金冠，比時妻問道：禪師，此是何神，裝塑得者般森嚴？禪師答道：此就是報應昭彰的靈祖嗎？他妻媳聞說道：一個報應昭彰的靈祖，焚起香燭，跪在靈祖位前，哭道：靈祖爺呀，靈祖爺，人上說你報應昭彰，私毫不爽，如今我兒被艾五打死，各處行文差緝未獲，你怎的又不報呢？難道我兒冤仇就是者樣罷休不成嗎？靈祖爺靈祖，念我婆媳零丁孤苦，無依無靠，千山萬水，前來禱告于你，難道都不大顯威光，與我兒伸冤削恨嗎？說

到此處那媳婦叫一聲婆婆呀為媳婦肚痛得很好似刀割一般若是生晚穢了宝山如何是好坐在殿堂哀哭道因為丈夫把命喪妻媳燒香到五當只想燒香一路轉不離婆婆左右傍誰知嬌兒要生降污穢神聖大不祥兒呀你在肚中要慢慢等娘奉祖到家鄉說着說着兒要降叫娘如何得下場猛然想起一境况捨身岩前放毫光不如辞母向前往叫声婆婆苦命娘媳婦不能長奉養而今得個少年亡盤費儘夠婆婆養慢慢走回不要忙今生不能把婆婆養來生再來奉茶湯哭畢只見來一個老媽上隨帶一個小兒亦來燒香問起家鄉才是同鄉之人榮氏就與老媽上叩了兩個頭祈他在路上好生照應婆婆只見榮氏就從捨身岩走兩個老媽媽死死拉住二老年紀高迈怎麼拉得住解脫兩手一踢跑到岩弦就是一跳那婆婆見媳婦墜岩諒想有死無生守住岩下哭了一場同鄉那個老母苦苦勸解然後同行路上辛苦自不必說却說那日回到門首只見那榮氏媳婦出來迎接婆婆當時大着一驚問道媳婦呀我明明見你墜岩而死如何又在家中呢榮氏道婆婆呀兒一跳下岩去只見一隻猛虎飛來就着就走兒眼睛一黑只听風声响唬睁目一看已在自己家中急將房門打開兒進房去不多一時恭喜婆婆就添個孫兒至今已有一個月多了婆婆聞言喜之不盡要看孫兒媳婦忙進房去抱來婆婆一

看果然生得眉清目秀那婆上歡喜不了遂與他取個名字叫做岩生這岩生長到五六歲時送他讀書總愛逃學榮氏叫他回來端点豆豉沿街去賣每逢省城兵丁演操他最喜去看早已把那些兵法看的眼裡到了十八歲時就去吃糧武藝超羣氣力又大恰遇夷匪作亂岩生跟隨花大人出征搶了頭功得個都司之職由都司陞參將那年二十歲時廣西青蓮教作亂聖主命岩生領兵征勦百战百勝教匪大敗生擒賊魁帶回營中那夜夢他爹上來到營房說道兒呀我就是你父徐興達兒所捉賊首即艾五也二十年前我被他一棒廢命如今兒已將艾五生擒活捉須殺來祭我我心方甘岩生驚醒才是一夢蓋

艾五當日聞徐興達一死直逃到廣西與青蓮教為黨又漸漸的牽連同類既而勢焰方張不惟把前事忘却且糾合同黨作亂一方以取快活真所謂孽中造孽也孰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誰知今日已被岩生拿獲岩生想道我父之冤母親常對我說恨不能吃艾五之肉待我奏聞皇上再行祭奠父靈果將餘黨殺盡奏凱而還將父仇奏聞皇上皇上當下追贈徐興達為龍虎將軍準岩生設靈活祭岩生果到殺場設他父親靈位將艾五捆綁如猪狎一般岩生對着父靈哭了一場一刀把艾五斬首血淋之頭割來擺在棹上祭奠已畢覆了上命皇上加封提督之職走馬上任又加封他祖為虎威將軍祖母為夫人封

母親為烈孝夫人一家好不榮耀此乃榮氏節孝所至所以夫
仇已報不然不得好兒又焉能報此深仇哉

捨命救翁富媳孝

本朝嘉慶六年、宣國府有位老貢生、姓王名之紀、家素貧窮、教
學營生、娶妻張氏、所生三子俱已成配、惟三兒王惠、娶太平縣
東崗界儒家女子、姓崔、這崔氏生性聰明、幼時也曾讀過女兒
經、烈女傳、能曉三從四德、兼之有才有貌、人人爭聘之、及後許
配王惠、自過王門、只有公公在堂、崔氏不惟不怨丈夫貧窮、而
且善事公公、孝道竭盡、誰不稱為賢淑婦人、不幸那年天旱、草
木皆枯、人民無食、或賣兒賣女、賣妻以度、荒年者不計其數、更

有閉門餓死者、真真慘不可聞、雖然蒙 皇上開倉賑濟、那裡

濟得許多、王之紀原靠教學盤家、那年歲不好、無人讀書、人口
又眾、凡家中動用物件、以及媳婦衣花首飾、盡行賣完、無計可
施、王之紀到處尋館、無人應允、他日歸家、肚中餓甚、倒地不起、
崔氏媳婦忙端一盆稀粥、灌之、片時甦醒、問道、此粥何來、崔氏
躬身答道、媳婦將簪子一根、拿去換米二升、煮一鍋稀飯、一家
吃了、還與公公留得此盆、之紀拭了眼淚、還顧孫兒孫女、哭哭
啼啼、慄不忍言、那晚睡在床上、忽然想到我父子餓死、理當媳
婦是別家所生、不如叫他們各尋生路、第二早晨起來、即叫齊
媳婦、來到堂前、之紀邊哭邊說云、 坐在堂前傷心哭、三個媳

婦听從頭往年年歲頗豐熟田中穀子滿滿收又加學堂多館
穀有穿有吃有盐油今年無收吃怎有餓得一家汗長流媳婦
盡是賢淑女未必嫌我家屋頭巧媳只作有米飯無米怎得不
焦愁餓死父子我不惡三媳還可把命留這句話兒難開口老
漢只好把氣抽崔氏立起身來說道公有話快說何必遲疑你們各朝別地走各嫁
人戶過春秋休怨公公話句醜無酒怎能把客留之紀說罷
大哭一場那大的兩個媳婦一齊也哭起來了惟有崔氏硬着
心腸說道公公之言極是但是要想個一舉兩全之道方救得
公公一家依媳想来大嫂二嫂有兒有女如何出嫁惟媳年紀
尚輕又無兒女牽連面貌頗不討人嫌賤公公急急請媒尋個
發財人戶多講點財禮以為公公一家用度豈不是捨了媳婦
一人全活王家數口即是一舉兩全了但此事宜早如遲則媳
婦容顏餓瘦恐無人要一家就難全生了之紀道三媳之言有
理待公去請媒罷了王惠聽得此言扯着妻子哭道貧妻捨
命把家救一家感你情意周但是夫妻要長夫妻去把我臉兒
丟鴛鴦要會不能夠夫妻失散何處求依夫說來你莫惡守節
才能把名留雖你欲把一家救怎能忍上別人舟你我恩愛從
何有怎不使我淚長流崔氏說道丈夫之言雖是但時有不同
道你妻是行權非好嫁也丈夫洗耳待妻
道叫聲丈夫休流淚細听為妻說細微父親有難救為貴粉骨
碎身理當為你原是個讀書輩私妻背父罪有歸戀你妻子成

雙對看父餓死怎不悲不全父命把妻衛愧把世上人皮披同
林夫妻不長配大限來時各自飛待到年豐收割美苦讀詩書
在庭幃中舉會進身榮貴何愁美女咏于飛此段道理你細味
看妻情理虧未虧崔氏說此一段情理問得王惠無言隔了
幾日崔氏見無動靜來到堂中說道公公呀你老人家說將兒
出嫁然何遲疑不定再遲幾日恐無人要了之紀道須與你後
家說知方可崔氏道當此荒年各顧性命不暇那還來管兒閑
事之紀果到第二日上街把嫁媳之言張揚在外挨近有個富
戶任監生失偶素知崔氏賢而有貌央媒來說崔氏親身對媒
說道定要禮銀一百二十兩少了一兩就不消嘆了媒人回家

說與任監生監生願如數出銀即約明日接人那晚崔氏跪在
公公面前說道公公呀媳婦的奩奩盡行賣來吃了公公須掣
當門大田一塊以作記念公公欣然許之崔氏又求契約為憑
之紀果即寫契約交與崔氏崔氏見得合家睡了出得門外見
一輪明月便哭道月呀月呀你到團團圓圓我夫妻明日就要
缺了於是拜了爹娘養育之恩公婆接媳之恩丈夫恩愛之情
依舊進房和衣而睡到第二日任家將銀交與之紀堂上点起
香燭崔氏拜別家神暨公公哥嫂丈夫欣然上轎而去觀者為
崔氏嫌貧愛富無人不以為鄙崔氏聞之不以為意却說轎至
半路任監生打發吹手旗傘來接剛隔一里之程人人說道快

了快了，沱子肉氣上都聞倒了，崔氏在轎內，將腳帶解下，縊死
轎中，舌長伸，兩眼估出，衆人不知，轎到任家，奏起細樂，任監生
的大妹牽拜，二妹捧茶，收拾得如花似玉，剛將轎門揭開，大妹
赫倒在地，二妹將茶盤從頭上拋在地下，任監生見此光景，向
轎一來，見是箇死人，頂子花紅，扯得紛紛墜地，赫得口呆，內
中有個老成族長，說道：「轎子不要移動，快着人去王家報信，
王之紀隨同三個兒子，站七跌七，來到任家，哭了一場，說道：「任
先生不必驚恐，我們抬回安埋，就是那老族長恐王家另外生
事，與監生急去報官，官來看驗，刑房來解尸出轎，見崔氏懷中
現出紙角，忙搜出來，現與太爺見，是一張契約，遂問王之紀嫁

媳之由，王之紀將媳捨命救家來由，從頭細說一遍，太爺又看
契約尾上，崔氏批有尸歸王氏，田歸任氏八字，太爺也就明白，
向任監生說道：「此崔氏是個烈性女子，焉肯出嫁，無如天乾米
貴，一家無食，假意出嫁，得你銀一百二十兩，以救王家性命，他
又不肯白用爾銀，所以與他公公要一塊大田，以作記念，他見
銀子交過，所以勉強上轎，半途縊死，以全貞節，這是他以死尸
作一中人，賣此田與爾也，此田歸爾耕種，死尸仍歸王姓安埋，
斷畢，叫刑房書吏將崔氏安放椅上，太爺流淚說道：「本縣為官
一世，未見有此烈孝女子，待本縣拜爾四拜，惟願爾早為仙女，
太爺拜畢回衙，任監生亦為此女感動，外出銀二十兩，以為安

墓之費王之紀父子將棺台回安墓做了三天齋筵王惠日夜傷悲那晚夢中見得崔氏乘彩輿而來前呼後擁下車扯着王惠說道妻子捨命救翁玉帝封妻為烈孝元君夫君不必為妻悲啼如他年三生有幸還有重逢之日後王惠發憤攻書亦入翰林學士宰相以女妻之火哥二哥亦作宰官之紀活到百歲而死可見婦人能盡節盡孝亦可成仙怎奈世人不肯盡也

紫薇客 一 一 滿

勸婆婆愛媳婦媳婦當如女看顧想媳婦我家人他要孝我一生平奉茶水洗衣服十樣事兒要他做了病要藥嘗全靠媳婦捧上床到死時穿老服還要守着棺木哭此媳婦休看輕強過女兒有十分人有媳須愛惜不可刻薄當兒戲為媳婦孝公婆公婆本是活彌陀他在生你不孝死後枉流野貓尿自古來不孝人不遭王法遭天刑是如此怎樣好婆婆要心慈媳要好婆婆若是不慈心有孝媳婦認不真媳若是不孝婆婆死回心可奈何女人家休說笑且听說個紫薇客 聖朝重慶安孝廉娶妻沈氏所生二子長名大成次名二成大成娶妻陳氏小名珊瑚

二成定親臧氏尚未過門却說珊瑚自過安家公公已死止有
婆上在堂珊瑚頗知孝道每早晨夜晚都要穿件新衣裳穿雙
新鞋恭上敬上在婆上近前問候無如他婆上性情偏僻看見
珊瑚穿好衣服就罵他妖精珊瑚穿破衣說他做氣凡家中活
路作得是也要罵作得不是便執棍苦打珊瑚虽百般奉承那
婆上嫌恨不與他嘆話大成見母不喜珊瑚亦不與珊瑚同宿
以順母心火而火之那婆上朝日扯雞罵犬落在珊瑚身上又
叫他兒逼嫁珊瑚大成即寫休書將珊瑚休出珊瑚毫無怨婆
之意將要出門便對丈夫哭道為媳婦不能孝順婆上理應該
休但是奴受此不孝之名如何还在人世速拿剪刀刺喉大成

急救之喉已出血周身皆紅安生將轎送至媪母王氏家以避
母怨王氏無有丈夫平素極喜珊瑚將藥把珊瑚的刀口医好
到也兩兩相得那日安生見得珊瑚刀口好了來叫媪母莫留
珊瑚珊瑚出見丈夫問道妾有何罪使無容身之地大成道你
有不孝之罪珊瑚止是哭泣殊不知婆婆也曉得珊瑚在媪母家
中好像抱雞婆一樣跑到媪家罵媪母不該留珊瑚那媪母惡
言回道珊瑚女子在你家是你的媳婦我不敢留他如今你也
休出來了不是你的媳婦我留也在我不留也在我不留也在
我干你老妻
娘除子事那婆婆無話對他媪母怒氣而歸珊瑚心下不安速
辭別媪母說些多承看顧的話叩了幾個頭洒淚而別直到殘

母家中那姨母姓余，即珊瑚嫂嫂的親妹子。一見珊瑚，問其來歷，才知他姐子不仁，休他出來，速向珊瑚說道：「我如今六十歲，只有一寡媳孤孫，你來我家住，扎更好，待你嫂改性，送你回去。」於是愛珊瑚如像親女一般。珊瑚事姨母如同親母，朝日從姨母紡績度日，大成自體妻子。朝日請媒說親，眾人都曉得那老嫂娘萬惡，無人放女與他，才將二成妻子。臧姑接回，誰知臧姑性，蓋過他嫂嫂，說他一句，他一天到黑，嗔罵不休。二成人軟弱，不敢在臧姑面前說句重話。不上半年，那嫂嫂怕媳婦如虎，反要歡容笑臉奉承臧姑，可憐年近七十，還要燒鍋討菜，如像老長年一般。大成見母如此，實裏幫着母親洗碗拭盥灶房頭。

稍不歸一，臧姑連他嫂嫂連大伯子都撈毛撈草做着一箱籠。那老嫂嫂東惡西惡，就得了病，全靠大成服事。二成來問母病，臧姑連大啼叫回，大成見母病中，思念姨母，來姨家說信。珊瑚出來會他丈夫大成，羞見而回，亦不敢以珊瑚告母。果然那日，余母來看姐子的病，安母心誓寬慰，自是余母家朝日有人與安母送甘旨或酒或肉，或糖食之列。不一安母看見妹子呀，你一個媳婦如何知道孝？我的媳婦如何全不知孝呀？異日余母的孫孫又拿些果餅來看祖母，安母說：「妹子呀，我如有你那個媳婦，死也心甘。」余母說：「姐姐呀，媳婦賢與不賢，要自己曉得。我的媳婦，還不及珊瑚之賢。」姐姐反叫大成休出臧姑，不賢反。

與二成接回，眼內認不倒人，無怪你受不賢的媳婦搓磨呀。安母如夢初醒，双眼流淚道：「不曉得珊瑚嫁也未嫁？」余母說：「不曉得，待漫漫訪之。」又隔了數天，安母病好，余母辭別要回。安母道：「妹子回去，恐我再氣，赫怕死得成。」余母喏。大成與二成分家，戚姑吵鬧不依。大成盡將良田分與二成，戚姑方歡喜分居。分後，余母來接安母到家。那安母見余母的媳婦，就誇他道：「我見妹好媳，可獎孝。婆婆如像親娘，又勤謹走路快，當脚手巧，會縫衣裳，嘆句話清清爽爽，做活路不荒不忙，有飲食連忙奉上，無一事不順高堂。我媳婦有此樣樣，我即死也快心腸。」余母道：「姐姐呀，我赫怕你有媳婦如像我的媳婦，怕你會休他出去。」安母道：「天呀，天，我豈有香的臭的都不辨了？」余母道：「姐，你總誇我媳婦賢，不知你病之時，我家送來的糖食菓品，皆是你珊瑚績麻紡線與你買的，非我媳婦送的。」安母哭道：「珊瑚兒在那裏？」余母說：「就在我家。」安母道：「叫珊瑚兒呀，快出來。」你妻，如今曉得失悔了。珊瑚走出門來，跪在妻上面前哭道：「見妻，止不住淚如雨下，自出門兒常時，室欠倒媽兒呀，是妻錯了，皆因兒性愚蠢，不知報達，使妻怒，才將兒出嫁別家。」兒呀，幸喜你未嫁人，兒也知天地間名節為大，傍嬸母同居，住紡線績麻，兒呀，妻不該又來趕你，承嬸母待女兒恩德甚大，聞妻病，凡次裡要想回家，兒呀，你如何又不回來，怕妻，不愛兒病，又帶發兒，只

得送飲食仗托姨媽兒呀就苦了你兒只想今世裏難回家下
幸姨母巧周旋才會娘媽妻得會兒這是万幸了叫聲娘休息
兒量要放大兒呀你也要大量些從今後孝妻亡晝夜打樺望
妻亡發仁慈收回家下兒呀為妻還怕請你不回兒不是徒狂
妻眼笑眉花哭畢妻媳相親相愛自不必說那日媳婦一路
回家珊瑚勤理家務臧姑時常罵珊瑚是趕出之人珊瑚如像
未聞臧姑見得哥嫂不與計較計無可施朝不打罵丈夫就打
了頭了頭受氣不過自縊死了他父親告狀官將臧姑拷打十
指肉落奈大成上下周旋才得免罪回家二成替了大賬將地
方賣與村中任翁以二成地方是大成所讓要大成同來立
契大成來到任家任翁忽昏迷道我與孝廉誰敢買我地方
大成兒呀為父陰間見你夫妻有孝此地方歸作一人你可將
良來贖取大成說兒衣食難度那有良子他父道紫薇樹下我害
良數千兒去伐之以贖取我地方說畢任翁甦醒啞然不知臧
姑聞言與二成先到紫薇樹下去控是瓦礫並無良子息氣而
回大成夫妻去看滿窖良撿回分一半與二成二成拿去贖取
地方田土那田主看良尽是黃銅田主要去告官二成跪地哀
告才將銅還二成臧姑大聲辱罵大成害他兄弟尽將銅來還
大成大成拿去取田田主剪良來驗又是好良將田地一並退
還大成臧姑朝日罵大成以做假良哄弟以真良取田大成見

弟難過日子，又將所取的田土付與二成，臧姑始無怨言。無如報應到了，臧姑有兒七歲，出痘子而死。臧姑嚇怕，叫二成將田土退與大成，大成不要。臧姑二子又亡，臧姑越見嚇怕，將券退兄，直使田地荒蕪。大成才去耕種，臧姑自此改了性情，竭力孝。妻剛到半年，妻亡死了，臧姑哭死哭活，三日不沾飲食。常對人說：「我才曉得孝，我妻亡就死，是不等我改罪。」後生十子，都未撫大。惟大成生三子，兩個中進士。臧姑無抱大成一子接後，可見為妻亡的得手好媳婦，就要好生待他。莫學安母將他媳婦趕出多年，接個惡媳婦，才來後悔，為媳婦的要學珊瑚休出，都不怨妻亡，所以又檢良子兒，又中進士做大官。這是大成夫妻孝友之報切。莫學臧姑不孝妻，妻欺凌丈夫，打死了頭，又受官刑，又死二子，幸喜知道改悔，終能孝妻。孝未盡而妻已死，自言天不許他贖罪，是有過能改，所以天不加罪，猶能抱子接後，享壽而終。

忤逆報 逆得逆報

湖廣武崗地界有姓張名傑者，娶妻胡氏所生一子張成，娶妻蕭氏。生性忤逆，自過門來，辱公罵妻，無逆不作。張成雖孝，被這蠹婦管着，不敢多言。凡有好酒好肉，每被蕭氏私吞，爹媽多受泊淡。張成惟有哭泣而已。那日蕭氏因他生身父母六十壽誕，他也不問公婆丈夫如何辦法，胆敢一人與他父母，綉緞衣，作

緞、辦壽桃、壽麵、壽對、請吹手、辦得極其體面。臨期乘轎而歸。誰不爭看禮物，誇他有能。那晚祝壽之後，與他姐姐淑英同棹飲酒。淑英是個能畫婦道的人，久知妹妹性情忤逆，他便乘機說道：「妹妹呀，我和你難於相會，今夜姊妹團圓，愚姐有几句良言，你可願听否？」蕭氏道：「姐姐有話，焉有不听之理？」淑英道：「如妹妹願听，且飲酒三杯。」蕭氏欣然吃了三杯。淑英就勸他一翻提壺，我把妹妹勸，勸声妹妹听我言，你才是真親眷，我不會說你莫嫌。肖氏道：姐姐說，是人生總要知恩點，爹娘恩點報不完。撫我姊妹難，畫嘆三年乳哺不厭煩。纏腳裹手不怠慢，打發出門費良錢。前半全靠爹娘管，後望公婆過百年。肖氏道：者到是真話。

公婆年老休厭賤，莫說公婆性氣偏。好食挈與公婆吃，好衣挈與公婆穿。端茶送水要檢點，待慢公婆大罪愆。公婆有病休埋怨，熬湯煎葯要耐煩。我聞心存心險，把你公婆不當三。你接媳婦，將你慢看，你心頭安不安？為姐粗言把你勸，盡是衛護妹妹言。肖氏聞言大怒道：「我不孝我的婆，與你無干，我肯信你孝？就接個孝媳婦，我不孝，就接個惡媳婦，你休說得我的火發。看我有些不愛啣，淑英見勸他不轉，各自到別席吃酒去了。」肖氏立起身來，口裏嚷道：「你賤婆娘會說，我不愛听，得你還不與我同席，你怕我吃不來，於是左手挈筷，右手提酒壺，邊吃邊罵。淑英全不理他，席散之後，各自回家。肖氏與姐姐鬪氣，越見

不孝公婆，凡飲食盡要漙上去作。肖氏要睡齊飯熟起來，滋味稍不合口，嚷罵不休。公公息氣身亡，漙亦死。他一人橫行霸道，全不把他丈夫當人。他丈夫私逃出外去了，肖氏罵道：「你者拖牢眼的走了，難道我就不為人了。」過了兩年，肖氏即與兒子慶元接親。此親姓侯，過門三日，到也斯文。肖氏愛如珍寶，日復一日，薑性一發，茶飯活路一概不理。肖氏從前到還容忍得過，久而久之，就相罵起來了。那年端午，肖氏燒火，侯氏立灶，因火不燃，侯氏罵道：「你者老媽子長了五六十歲，連火都燒不然，你若是我的媳婦，我早已撕你几層皮了。」肖氏也是惡媳婦，倒樁就跳出灶門來，指天怨地罵道：「罵声媳婦無天理。」朝上日日

把我欺，你來從未待薄你，隨你穿吃，不敢提家中活路未累你。天天睡齊晌午些，我撫我兒多費力，望你過門孝道齊，你才是個忤逆媳。天雷不，打我不依。肖氏罵畢，侯氏道：「你莫充起你那漙上格式，我在家就是生身父母，我都不愛奉承他的，你要我奉承，除非你轉過却來，你開口也是天雷閉口，也是天雷。我怕雷是你喂的，方肯听你說，你要講孝，你老漙娘待我祖漙的道理，我在娘屋久已听得清楚，你孝在那裡？」肖氏道：「我那些不孝，你說。」侯氏道：「你老賤漙听着，我在娘家曾听说，不孝公來不孝婆，公公是你來氣死，漙上朝日受磋磨，私吃飲食，不消說還挾棍子打漙上。」肖氏說者是誰的，牙巴說的。者話不是外人說，就是我那

媒人婆那媒人婆是肖氏的堂妹子曉得肖氏的道理侯氏道
你還有不孝之處待我一二數來怕你賤婆無面見人肖氏道
我莫得不孝之事與你說了侯氏道你听有天婆上在燒火
你在房中把酒哈打碗蛋湯端上棹婆上失手倒地窩婆上低
聲對你說你就掐着婆耳多婆上只是叫哀啞按婆在地賸甚
麼說你鞋子湯打渥估婆賸鞋罪更多有天你在梳腦腕叫你
婆上晒猪窩婆上耳聾本听錯肯說叫他晒沙鍋擔在門口就
打破罵他話兒也甚多抓个石頭打婆脚打得婆上莫奈何婆
婆跪地對你說扯着婆上遍地拖還有一回你更惡使你婆上
去推磨婆上把磨推撒過又叫婆上去燒鍋上炭火鏟扒上脫

落下打濫一口鍋你一看見膽氣破口中就罵一林多婆上口
口叫饒我你将頭髮盡扯落你還說我太作過老娘刑罰比你
多火筒火鉗不消說箱內還有鐵沱上惹得老娘發了火燒紅
烙你背心窩我為媳婦比你惡刻薄公婆還要學開口就把雷
公說他不打你我逃脫他不打你專打我問得雷公莫話說你
不孝來莫說我兩來都是差不多自從今天來說過你要天天
去燒鍋又要好上奉承我我才不把你磋磨如再對口來罵我
米湯不許進口哈非是媳婦誇口說惡人接媳不得錯侯氏
問得肖氏啞口無言侯氏於此越發威武叫肖氏朝東不敢走
西肖氏受磨不過又見他丈夫不回孤孤单单上知無出頭日子

大哭一場、失悔從前自己錯在、婆面前忤逆多、我只說我為媳惡苦把、婆亡來磋磨、那日姐亡勸過我、口口叫我孝公婆、日浚才有好結果、一報還報差不多、我還不信、姐亡說、回家越發忤公婆、誰知接媳、賽過我、忤逆事情比我多、不要我坐不敢坐、怕他猶如虎下坡者、些苦情難得說、愛我姐亡性氣和、接得媳婦三四個、個亡曉得孝公婆、看來天理不得錯、簷前有水滴、舊窩我對世間婦女說、你們早亡孝公婆、莫學肖氏自墜落、媳惡因我不孝、婆如不先把孝字學、後來定受媳婦磨、媳婦不孝、走不脫、還有媳婦把他磨、肖氏哭畢自縊而死、隣人報官、將侯治罪而死、時有吳興病死轉來、說肖氏、侯氏二人、同在割舌獄中受罪者、就是一報還報之報

雙虎墳不和妯娌

勸婦人要柔順、柔順終有好福分、能柔順人尊敬、人人提起都好聽、有一等不柔順、罵夫咒婆、像有勁、逞他能口、又硬、不和妯娌、鬪心勁、豈知道有報應、死朝陰又生得病、到頭才叫悔不贏、何不生平學柔順、婦人原以柔順為要、獨有一等不知事的婦人、或恃後家豪強、欺壓丈夫、不孝公婆、不和妯娌、豈知不仁之婦、天地不容、終有惡報、列台雅靜、所說一個惡婦、更比花斑老虎還惡、此婦乃梁山縣北家、姓陳、錫之女、自幼少了教訓、不知道三從四德、嘆話如打棒頭一樣、兼之後家發財、又多一番勢耀、自嫁與李敬之子、李能魁為妻、以來、無一日不炒鬧角

孽可憐能魁兩個嫂上張氏胡氏都怕者陳氏却說那年吃年飯堂屋一席廚房一席陳氏來在廚房見他面前少散一双筷子他口頭就嗔道那個舅子婆孃散筷子都不知屋頭有幾個入嗎大嫂連忙陪個笑臉說道公弟媳婦我一時少散一双筷子你耐煩些陳氏道我曉得你們一屋人都恨我你把我總恨不死恨不濫大嫂說道天呀天呀那個在恨你陳氏道老狗也在恨我小狗也在恨我大嫂道小狗你到罵得着是老狗二字你罵不得罷陳氏道老狗老狗老牙狗老母狗老娘罵了看那個背時母狗敢來承頭大嫂道三妹我和你是平班嗎要吃年飯齊家上前擺碗擺筷才是道理然何少擺一双筷子你一箇

杆把一屋人都掃了陳氏道放你媽的月白屁背你媽的黑殼時看老娘煮飯頓上都擺得齊整好齊整好齊整陳氏道不齊整又怎樣你一句我一句陳氏把一掉碗盞搗翻在地概行打盪可憐公婆哥嫂個個氣得不開交連年飯都未有吃成他男人李三把他莫可奈何只得拖進房中勸他妻子一番你者婦人恁情莽為双筷一吵一場是那大婆孃我還你到吵得有勁樣氣壞堂上二爹娘我怕氣他死可憐年滿七十上今朝年飯未曾嘗我門吵我門的只想接你把他養誰知你是活閻王我是者嫂七年紀五十上自古長嫂原當娘哈哈我才好有嫩不認他來我不講你又會作恐怕得罪灶府王得罪他又

將你惡事奏天上，不降禍來。便殃得我肯信，你莫說。說你好話，你不想敢要與我打一場。陳氏道：怕論不得李三，就與陳氏一耳巴子。陳氏立起身來，順手一牽，就把李三按在地下。陳氏就做一个土地，騎黃牛，騎在背上，邊打邊咬。李三結喉救命，那爹兩脚把門踢開，把那黃牛背上土地一掌掀倒，將兜救出。陳氏就罵道：老烏龜，老青猴，你衛護你的嫩老子，不管人家生死。一狗爪爪把我抓下來，掙你小老子，拖起就走。我叫你老烏龜與我說不清楚，李三雜種，你拖牢眼，打牢棒，的為你那老婆，嫌你來打我，為願你打水筋斗，站斷脚，胛滾岩，跌坎死吓，生雙蛾，生單蛾，生扯頭蛾，死的你打得好，罵了又哭，哭了又罵，口得一

家人不得安寧，忽到半夜，一頭想起點了一個灯笼，邊哭邊走。說道：我回去投我後家來，要你几爷子傾家破產，那大嫂二嫂見他走在對門去了，一個撕一帖錢，帛來燒，如送瘟神一樣。却說那娘屋的爹，正點起香燭，在出行，正遇陳氏已到當門，那爹正叩頭下去，通告道：今有陳錫出行大吉，東去挈財，西去遇寶，家門清吉，人眷平安，只听得那人哭道：我的媽呀，我的老子呀，我叫你背時鬼，全家死絕，七子滅孫，朝冷刀子穿死你呀。陳錫心中想道：者行才出得好，只說早點討個好識語，誰知才撞倒冤枉，累忙塞倒耳朵。朝屋一跑，把門關上，又在家神位前焚香叩頭，只听得槽門上敲得响，呼叫開門，哭一声背時鬼。

呀我叫你千刀萬剮呀那爹上大声道你是那個陳氏道我是
你的女兒險些被那捱冷刀子的打死了陳錫將門打開只見
女兒披頭撒髮哭上啼上進來說道被老人公打一頓回來投
憑後家去出氣那娘也是一個母老虎听得就指着李家罵道
曉得你要遭人命忙與女兒理起頭髮尋飯與他吃剛到天亮
領起他四個兒三個媳婦走到李家進屋就鬧起好是凶神下
降一般李敬夫婦無奈才與他娘母叩頭說永不敢得罪他的
女兒又辦酒菜待承他那陳媽上氣冲上的回去指倒老者說
道叫你去你不去看我一去几句话掣倒他的筋節那兩個老
狗皈依佛法臚頭如樁米一樣以後諒他再不敢欺我女兒了

老者呀我一見他臚頭心中又憐他造孽這且不表從此以後
李家果然不敢冒犯他的女子者陳氏從此得了勢耀刻待丈
夫辱罵公婆哥嫂以為常事忽一日陳氏在灶房燒鍋吹火不
然就罵瘟灶災忽然眼睛一黑人就昏了連忙進房去睡上了
一天只听房中猶如牛吼一般李三掀門一看見床中睡一老
虎慌忙出來呼爹媽哥嫂去看果是猛虎不見陳氏即着人到
陳家報他爹媽知道只說他女兒病重陳老媽即速領兒子媳
婦來到李家進房去看只見一虎在床上睡着那陳老媽說他
養虎傷人要李老婆上填命剛在堂屋吵鬧那虎走到門口這
些人就要跑那虎說道你門不要怕我听我道來我母親自

幼兒把我慣壞不知孝不知弟遭了天災因年盡罵公婆把夫打壞我娘來叫陪禮大上不該罪孽重我的娘不教兒改反衛護加兒罪怎樣消開昨日裡燒把火心中不耐罵灶王連公婆一齊湯災見一人穿黑衣門口等待一銅錘眼睛黑倒在塵埃他罵我天殺的心術大壞閻王爺定你罪黑獄長埋因罰我變成虎把娘等待把我罪說元了要走天隈娘呀娘你衛我實把兇害娘的罪如山重難得去開到死時受的罪比天還大不知道我的娘怎樣下台說畢飛遶而去陳老媽嚇得面如土色無面見人抱頭鼠竄而歸那晚只听得鍊子响噠那兒子媳婦開門一看只見雞爪神與兵二爺套了二人飛遶而去又听那房內母親嗚嗚嗚嗚大呌數聲點亮一照已經落氣兒媳哭了

一陣將母收拾抬在堂屋中來只見左边死得一隻猛虎陳老知是女兒忙將兩付棺木裝起娘母埋在一處世人号为双虎墳這就是有女不教反加衛護的報應

榴花墪貧媳孝

本朝康熙年間歸安縣有一秦翁所生一女嫁與喬之峯長子為妻自過門後頗知孝順公婆恭敬丈夫人上稱他賢淑怎奈喬家時運不好家屋漸上貧穹兼之喬之峯死了婆上在堂吃食艱難那年又將喬二的妻子接起回來正是添人不添財猶如天降災那喬二嫂因見丈夫家貧寫天上對着喬大嫂埋怨

他爹媽，喬大嫂說弟媳呀，人生世間貧富命定，怨得誰人。今朝我兩妯娌無事，為嫂還記得後家爹上，說得有段世文為嫂念來，你好生聽着。女兒家，女兒家，休因貧窮怨爹媽，爹媽為生你累得眼睛花，小時與你沈片上，不嫌你的屎尿臭，只愁你的疾病與痘麻，才長大放婆家，時教你織布與績麻，做鞋與紡花，年十六便打發，縫衣又將首飾挈媽和爹上，和媽送你出門，淚爬沙，願你過去享榮華，豈料嫁在貧窮家，貧窮家，父心如刀刮，母心亂如麻，朝夕替兒呼菩薩，怎奈命生就，何必朝日怨爹媽。喬大嫂說畢，喬二嫂口雖不言，心中有些愛你看在他婆上面前，屢次做氣，半打半年都不呼一聲婆上，他婆上朝日惡氣全賴大嫂的孝心好，他婆上要茶就茶，要水就水，喬二嫂每每刁唆喬二，吵鬧分家，喬二無奈，把家分了，喬二不供母親，喬二大欲要與他角孽，喬大嫂常上苦勸喬二一人獨自奉母，夫婦果算得孝子孝媳婦，喬大竭力奉母，幫人營工，苦掙衣食，可憐磨得骨現反鬆，不料得下勞症，口吐紅光，臥床不起，他母來在卧房，見得大兒如此光景，哭道：兒呀，老娘望你找來供我，目今得病，如若好了，娘也有個下台，倘若不好，你叫為娘怎樣結局。說到此，不覺大哭起來了，喬大說：媽呀，不孝的兒，只想天天營工，供養母親，誰知得下冤病，只怕死在今日，媽呀，倘我死後，不要欠兒過度，恐怕傷了精神，又說道：秦氏妻呀，你要好上替我

孝敬母親不要三心二意另嫁別人况你身怀有孕倘生是兒
把他撫大就有出頭的日子了嗎喬大嫂說丈夫不必憂心奴
家一心供養婆上即死也不懷二心喬大嘆了一口氣竟自死
了、他老母抱住兒子大哭一場 哭聲我兒刀割胆丟娘丟得
寔傷情、只想兒在娘就好、負勞奉養送山林為娘想你得此病
晝夜不眠箭穿心朝日帮人費盡力周身累得汗淋上、輕一挑
來重一担、脚手全然未留、或是主人打牙祭兒願不吃色回
程、或色鹽蛋或捉酒、回來親手奉娘吞、想兒者樣把孝尽、只想
天爷要看成誰知吐血把命喪、叫娘何日才丢心、兒在陰司漫
上走等娘一路好同行 喬大嫂見婆上哭得傷心、拭了眼淚

勸道、婆上呀你兒既死不能復生、不要哭了、恐傷心過了、得了
病症、叫媳婦怎麼下台、於是在東隣西舍去借點銀子、把丈夫
安葬、看上兒又降生、速喊道、婆上呀媳婦要臨盆了、快請二妹
過來帮我撿人、那婆上去、呼二兒媳婦過來接生、喬二嫂心中
想道、大嫂有兒者個絕業、焉能到手、不如將嫩娃上與他弄死
以絕後患、下地之時、那喬二嫂見他大嫂昏迷之時、即將侄兒
績死、喬大嫂甦醒轉來、問道、二妹呀、還是兒嗎、女啣喬二嫂說
是到是個兒、奈何是個死胎、喬大嫂聞言、哭了一場、也就叫人
將兒埋了、自此以後、喬二嫂天天勸他出嫁、喬大嫂以孝婆上
為辭、誓不出嫁、常被喬二夫妻嚷罵、喬大嫂忍氣吞声、盡心孝

婆誰知婆亡欠兒太過得下一病喬大嫂將頭上一根銀簪賣
來請醫調治那日婆亡病体稍好些想點雞吃喬大嫂喂得一
个叫雞即刺殺來婆亡吃誰知那婆亡把雞吃了_一個時候大
聲呼道完了完了雞肉鬧死人哪呼不歇聲喬二夫妻也來房
中見媽七孔流血而死喬大嫂見此情形哭死哭活喬二嫂道
大嫂你不愛供得婆亡還有我們為甚麼以葯和雞將婆亡_毒死
大夫呀你還不去投人報官如若遲了只怕連累了你我當即
投齊族人看明連夜進城報官可憐喬大嫂有口難辯第二日
太爺下厰相驗果是毒死當在尸厰問道喬秦氏你如何無天
無法毒死你的婆亡呢秦氏道女子因婆亡得病在床想雞肉

吃女子將所喂叫雞殺來奉婆並未曾有毒婆之意望太爺詳
情太爺道既未毒婆你婆亡未必自己毒死嗎太爺又問喬二
你嫂子平素有孝無孝喬二道平素忤逆不堪喬大嫂道兄弟
呀嫂子自你哥亡一死誓不願嫁盡心奉婆並無一點忤逆對
天可表喬二說你無忤逆我母又怎麼死了呢太爺道是哦你
平素有孝你毒死婆亡者一條確免干刀萬剮之罪當下將秦
氏鎖押進城官坐大堂問道喬秦氏快將毒死婆亡的情由好
好從寔招來秦氏道太爺呀我本無有毒婆之意叫小女子又
從何處招來太爺道知道好好叫你招認你是不肯招的差役
與我拏斬指來只見法堂如雷吼一槓當即將秦氏十個指頭

斬起秦氏昏死在地，用冷水噴醒，秦氏受刑不過，只得苦招，畫了口供，當收女監。太爺行文上司，上司回文轉來，即在縣主取斬，將秦氏捆綁出監。那女禁子與他收拾衣服，隨將石榴花帶在頭上，推在殺場。臨刑之際，秦氏大哭道：「天呀！天！我秦氏在婆上面前，孝你也是知道的，不孝_{你也是知道的}，我秦氏一死，固不足惜。怎奈不孝聲名，遺臭千載，此冤此恨，如何得表？當將頭上所帶石榴花，掣在手中，說道：「天呀！天！如我不孝，此花插地，不生不長。如我若是冤枉，此花插地，儘在一月之內，即速成林開花，以表我秦氏不白之冤。」才將花插在地下。時候到了，劊子手一刀將頭斫下，霎時只見天昏地黑，雷電交加。所看的人，不下萬數，個個都說：「今天怕有冤枉，又有些說，看他插的花，活不活，却說天不救其孝，未必不彰其孝。」過了三日，人人去看秦氏的尸首，果然是活的一樣。那日所插的石榴花，也就活了。果到一月，長到五尺多的嫩條，梢上開了三朵石榴花。時滴露水，如人哭一般，街隣編籬圍之，越長越大。歸安縣是，一年未有落雨，衆人才知此婦之冤。合邑紳耆同去報官，領房班並及百姓，打起執事，排起香案，在榴花樹下跪地祝道：「如孝婦有靈，即降大雨，救濟凡民。本縣與你建修一座榴花宝壘，繪爾真容於上，以祀之。」話才說完，忽然憑空一棒雷，大雨如注，傾刻水漲數尺。合縣畏其威靈，即日起工修造榴花宝壘，才修成工，官府統領士民

前來祭壇才讀壇上究詞道為殺雞奉姑以為奉雞殺姑臨審
冤情皆模糊非眾模糊遭第究誅說到此處陰雲四合吟味一
雷把喬二夫妻打死將肚臍掛在又打死一條雷公虫五寸多
長背上現出六字毒毒即此物也觀者無不悚然是時喬二有
兒三歲未曾打死祭壇之後那晚太爺得下一夢上見秦氏珠
冠紫服坐在彩輿前打兩朶節孝大旗來在大堂謝官修壇之
思道奴死於秦上帝封為神我不忍絕喪之後二弟之子
三歲可將每年祭祀餘資撫育成人以承喬家裡祀太爺醒來
忙叫喬家族人將每年祭壇剩錢六天交與族長以養此子秦
氏因孝受刑都是喬二夫妻一言而定罪喬二夫妻者理當死
雷斧之下他的兒子亦誅滅你看秦氏不惟不忍誅反寄夢
本縣太爺將祭壇會資以撫其姪子又何故也以其不忍絕嗣
秦氏不惟在生盡孝死了還在盡孝直為凡婦所不及老天以

假鬼護節 節烈報

婦人家節為先離了節字不值錢有節字根本全不枉人生在
世間說守節真作難獨衾孤枕抱兒眠一個月三十天眼淚何
曾得手乾到老了兒孫見才算節字保得全官府喜 皇上歡
牌坊豎在大路邊把姓氏寫得全前家後家把名傳這女子真
可羨一見敬字起心間有等人是愚頑偏要調戲節婦前豈知
道有青天應報此等更慘然想到此說一案說來希奇真可嘆
此案就出在本朝康熙年間會理州南城二里地名西關有
一家姓陸的名上清娶妻牟氏所生一子存厚娶媳林氏林氏
是讀書人的女子素知三從四德一過陸門頗能孝敬公婆無

如他妻七年氏心腸最毒朝日刻苦林氏或打或罵雖無一時快活而林氏竭力奉養不起一點怨恨之心那年陸上清偶染一疾存厚請醫調治百藥不效竟自一命歸陰存厚哭死哭活厚備衣棺安葬又在墳上搭棚守孝寢苦枕塊事上盡禮鄉人無不稱他夫婦為孝子順娘剛隔一年存厚之母又病可憐存厚又無三兄四弟雖有族人隔居百里之外孤身獨影請醫調治不意那母病越加沉重朝日求神默佑呼救無靈想道母親勤儉持家之苦存厚又扯了一件白紬請張裁縫與母親縫件紬衣這張裁縫是存厚姑娘老表姑娘姑爺已死只剩老表一人存厚見他為人誠實平素都在家中縫衣服的那日來家把衣服裁了緊趕在縫存厚又與母親摘了一服藥交與妻子說道此藥價貴你須守着煨好好了即刻端與母吃林氏那晚正在灶房門口煨藥忽听得鍊子聲响林氏只說狗鍊扯脫也不驚覺那鍊轂越响近了只見陰風慘慘毛髮皆豎掉臉一看只見吳二爺執扇拄傘直進母親房內去了林氏嗥叫一聲嚇倒在地那裁縫與丈夫点亮來看林氏已起只听鍊子响出外邊去了存厚來問林氏你嗥些甚麼林氏道丈夫快進房去時才妻子煨藥看見吳二爺直進母親房去妻子嚇倒在地尚未起來那鍊子又响出外窸窣怕套去了罷存厚慌忙進房去看那母親已落氣了存厚放聲大哭一場將棺木抬起出來殮了母

親做了三日道場送母上山安葬與父合坟存厚又搭棚守墓朝日悲啼不料身體弱了七七上未守滿偶染一疾在身服藥不效林氏守着丈夫哭道丈夫呀公婆相繼而死家中無人只望丈夫無災無難好操家理屋如今又得了疾病假如死了你丟下妻子與你三歲喜兒怎樣開交咯存厚道妻子呀我病沉重得很恐怕凶多吉少你且坐下听夫吩咐歌為夫此回病不好怕的不去赴陰曹丟下妻子年紀少誰人與你把家操妻子奈煩要守倒切莫想橫嫁二遭如把喜兒撫大了後來自有好下梢自古守節天神保死後天上樂逍遙你如苦守不再醮夫在九泉志氣高你把喜兒來抱倒代我吩咐小兒曹兒呀見你聰明又躑跳必是成家小英雄我死我兒要乖巧莫要時刻哭號淘未黑先把團食飽睡在床上要悄悄你娘孤单無父靠在娘面前要听教你如忤逆不盡孝枉自你娘苦一遭兒長成人學正道不要賭來不要嫖當家要把氣忍倒莫向別人要橫豪酒宜少吃才為妙書宜苦讀志氣高如有志成名了早把你娘節孝標為父言語說不了看看一命赴陰曹存厚吩咐一場氣塞而死林氏哭到死去還魂後家哥子帮忙將丈夫安埋好了又與丈夫做一道場諸事已畢林氏取下了釵環樸素打抹立心守節那年冬月已完蜡月將到林氏要縫件青衣又要與喜兒打件袂襖心想張老表熟識出入方便兼之為人誠實果

寄信去，張裁縫來到林氏家下，林氏當將布疋拖出去，裁誰知林氏公婆丈夫在日，張裁縫假粧誠寔，如今見他家中無人，又見林氏美貌，就起不良之心，提起剪刀，死死看倒林氏，戲戲頑頑的問道：表嫂，表兄死了，你不欠呀？林氏道：夫妻恩愛，豈有不欠？張裁縫道：表嫂，你看我像不像我表兄？林氏道：你像他窩的硬頭屎，說了林氏，也就進去了。張裁縫看不轉眼，林氏正色拒之，那晚張裁縫在堂屋唱起歌來，譏誚林氏，他又怎麼唱法唱，十七十八嫩冬冬，年紀輕輕莫老公，與其朝朝哭男人，何不嫁我張裁縫。林氏听了大怒，就向喜兒屁股上幾耳巴罵道：喜兒呀，你長大成人，如學那此戰凌子娃娃，說話刻薄，見人婦女，斜眉斜眼，嗎？老娘活，打死你這個雜種。張裁縫聽見好不安逸，張裁縫又想到我總要謀你到手，淫心發動，也不顧王法，只想與林氏同床共枕，奈此婦性烈，無有進身之地，猛想前日舅娘害病，表嫂煨藥，偶見吳二爺嚇倒在地，我不如粧去嚇他，或可以成就其事。果到第二日，回去買粉紙一張，折一頂高帽子，又挈孝衣一件，傘一把，鍊子一根，剛到黑了，來林氏家中，點起燈亮，縫衣。林氏在房紡線，到了三更，天氣不見裁縫，嘆話林氏在門縫一看，只見那裁縫粧起吳二爺樣子，有些嚇人。林氏心想：我家只有一個燒鍋老母，雖有個長年，今日回去了，今夜裁縫把門打開，進來欺我，怎樣開交？想了一陣，也將鍋烟抹臉。

搽以粉紅之色，穿件紅衣，打撒頭髮，將燈盞撥得明明朗朗，假
意上床去睡，暗從帳子當頭鑽出，藏在包氈內面。幸那包氈只
有半包，麩殼子尚可藏得倒人。那張裁縫拖了一根鍊子，走來
將林氏房門踢開，又見紡線車子當路，一脚踢倒，手執蒲扇，正
在學吳二爺走路的款式。林氏倏在包子內立起來，啣啐一聲，
那吳二爺見此形容，肯說老表回煞，呵呵兩聲，仰後一交倒下，
不斜不歪，端端正正，倒在紡線罈子上面。已從後頸窩穿到喉龍包
包去了。當下嗚呼林氏見他不動，下地一看，已簽死了。林氏想
到，我不去，嗔冤人說是我謀死罪案，難禱坐在床中，又怕那地
下死那個吳二爺活轉來了，心如麻亂，坐不安寧，待天剛發白，
急力跑到會理州，那城門未開，又等一會，看門差人剛把城門
打開，林氏一步走進，那差說了一聲，鬼也就倒了。林氏跑上大
堂，十房人役都嗔打鬼。林氏連忙打堂鼓，州太爺即刻坐堂，看
見林氏那個樣子，也未免要打兩個冷勁。大教問道：「你是何人，
如何花臉拔髮來此？」叫冤。林氏道：「青天太爺要問，听民婦說來，
歌奴的後家本姓林，嫁與存厚姓陸人，夫嘍丈夫公婆死乾淨，
單剩奴家與兒身，你為因為殘冬，將要盡，請我老表縫衣衿，你
老表姓奴的老表本張姓，又是甚他母是奴姑娘親，是親戚就
奴被老表調戲盡，未從誰知奴家是貞心，他見你不從，他粧
吳二入奴寢，你奴也粧成野鬼形，你這樣子本粧得，他藏在

包內無形影見他一脚踢開門又進進屋帶來又帶听你
便又怎他奴立包中他啾一聲他此時嚇奴只見他往下滾滾在地
下不動身他未必死就奴近前來仔細看已被鑄籤喪了生奴急
來城把狀稟還望太爺施大恩太爺說道既是如此本州即
去看驗如情形不合本州定要治你之罪却說州官吃了早飯
一同下厰傳齊地隣太爺親身進房看驗只見那吳二爺手中
尚挈着一根套狗鍊子高帽子還帶在頭上太爺笑了一哂又
看那包籠不假又問林氏一遍言詞不差太爺便罵道你這狗
才想破人之節這宗怪事都做出來了這都是神人暗誅該死
該死遂叫地隣把他拖去太爺又誇林氏有才有節可算

女中丈夫回到衙中行文上司上司申奏皇上皇上下旨
本州與林氏修豎牌坊以旌其節後喜兒送入學堂讀書聰敏
蓋世十六歲上中了探花由學院直陞到太師太保內閣大臣
林氏誥封貞烈一品夫人可見婦人能守貞節有多大的好處
至於當男子的若在節婦面前總要存一番敬重之心莫學張
裁縫欲破人之節把性命都丟了何其愚哉陽報如此至到陰
間不知罪孽何日才受得滿咯

活屍報仇不節報

舉勸世間婦女不可輕慢丈夫要知終身所靠此人定不可無
休因貪以嫌棄休因醜而暗誅總要真心衛護勤儉在內助扶

倘夫身得病苦熬湯煎葯毋疎世上不良女子終以被神誅焦氏糊塗毒病夫且看希奇報復這焦氏一案就出在本朝康熙年間四川新津縣焦家嶺焦華之女嫁與姚之品為妻自過門來頗嫌之品家貧一見丈夫黑臉嚙嘴好似仇人一般既嫌丈夫因亦不孝公婆公婆受盡此婦之氣都隱忍在心却說那年後家母壽回家祝壽客散之後尚有一個姑娘未回那晚消夜之時姑娘問道姪女呀你嫁姚家丈夫公婆好麼焦氏速流淚道姪女命不好一嫁過門去湏未討口也只少手中拿兩根棍子此生如何過去得那姑娘道姪女呀人人說女是菜子命高種高生低種低生看來都是假的譬如你姑娘出嫁的人也是你祖公祖婆像你爹媽樣帶起一付清光暗放在熊石匠寬可憐碗盞都無多的吃飯都是兩個兩個家換起吃五點房子黑來有月亮不消点亮落雨天一個定要披床蓑衣才立得好不惡人焦氏道姑娘呀你而今如何又發財了姑娘道男子窮一輩子女子發財一時只要人有能幹我當日若無能幹像那些老鸛守死狗的婆娘如今又有今日焦氏道姑娘有何能幹不如把姪女教吓你姪女一吓轉貧為富大大子稱個猪肘子來敬你老人家姑娘道姪女呀你嫌你丈夫窮還是大嫌嗎小嫌焦氏道如何叫大嫌如何叫小嫌姑娘說小嫌是在你丈夫面前唧唧雜雜說些氣話做些打家弄火的事情那丈夫

是個柔人，隨你做氣，也不耳你丈夫魯莽的，你一做氣，他就要
掄拳打你，一輩子都嫌不脫。這叫小嫌。焦氏道：大嫌又如何嫌
法？姑娘說：大嫌就有点嚇人，我還是不教你罷。焦氏道：我和你
姑侄，教我也是無防。那姑娘就低聲說道：我拿我當日大嫌的
道理說跟你听，你要在其中變換，不要依倒一段。茗揪想：你姑
娘當日過熊石匠家，先也只曉得小嫌，天天做氣。熊石匠是個
柔人，事事依我，我嫌去嫌來，也就嫌得莫勁了。那日在上壩張
家吃酒，會倒薛姨娘的大姐，他也是嫁過二門，我見他穿戴齊
整，羨慕在心，我就問他嫁頭門貧窮如何，丈夫一死就出姓得
正好。薛姨姐說：他先嫁與黃補鍋，見他又醜又貧，他外面子作
個好婦人，又能孝公婆，又不與丈夫角彀，內面却天天藏着一
把鋼刀，却恨不能下手。那年正遇黃補鍋深更夜靜，溢醉歸家，
進屋倒在床鋪，氣息沉沉如死的一般。他乘其機會，將被緊把
頭覆不，令出氣，假意讓他丈夫獨睡來。婆婆房中坐至天亮，進
房將被揭開，也就死了。那只有一个兄弟，黃二尚小，也只
說他是醉死地。隣素見薛姨姐賢德，也不猜疑，就把丈夫安埋
才得出頭，嫁一發財男子。我聞此言，如夢初醒，急忙回家，改過
情性。人人稱我賢淑，我也把刀暗藏於心，足足兩三年來。那日
也遇着熊石匠酒醉而歸，未見進屋，我上前去省時，正朝糞池
而去。那糞池約有一丈多深，是我熊公公平素積糞之所，我就

乘芳一掌將丈夫一個倒栽葱打下去，當即陰倒進屋。第二早起公公挑糞，方才看見也只說酒醉悞跌而亡，安埋之後我才出姓一個發財漢子。我如今感姨姐之恩不淺，此就叫作大嫌。侄女呀，你莫要性急，緩緩圖之。如若性急見丈夫大醉酒就去動手，一吓子搞得半生不黃的，你反要受屈名聲一出，就是丈夫得病死都說是你謀死的，你就有些洵力呀。焦氏聞言好似拜了仙師下山，也就粧一個賢德模樣。公婆每對人言說媳婦回去吃酒不知听了那篇勸世文回來，如此在行法呀，不知不覺將近兩年，姚之品得了癆症，百藥不效，自知此病難愈，因叫妻子請他爹媽在房中坐下，哭訴一場。歌見得爹媽肝腸斷，蒼蒼

白髮滿華巔，行路都在打戰戰。不知在世有幾年，若是你兒氣不斷，營工度日奉老年。若是你兒閉了眼，爹媽何人送上山。掉頭拭淚睜眼看，又見妻子坐床邊。我們夫妻求，永遠誰知弓開斷了弦。我死切莫把心變，存心守節志要堅。有節有孝天神鑒，死後能為節烈仙。第一要看丈夫面，孝敬公婆心要專。冷奉火籠熱執扇，病要熬藥奉高年。休听人言來下賤，你嫁二夫我不甘。我在陰曹求鬼判定，要鑽挈到陰間。前言後語難得嘆，妻可常常記胸前。說畢也就昏死了半個時辰，又甦醒轉來。可憐一雙爹媽哭得如醉如痴，焦氏全無眼淚。正置那晚三更時候，公婆睡下之品又昏死了。焦氏心想服事兩三個月，死又不死。

將頭上銅挖耳抽下，從心口錠去，也免得這個背時鬼。又轉來磨我果然手掣釘，將挖耳安在心口，幾插錠去，無影可見。用手去抹，已無氣了。才假意放聲大哭，公婆起來一看，哭了一場，也不猜疑。焦氏速熱水與丈夫洗澡，將幾件舊衣舊裳舊鞋舊襪與丈夫穿齊。到第二日買付棺木，安埋在大路邊上。從此焦氏搽胭抹粉，收拾打拌，想學姑娘要嫁發財漢子。誰不知報應即在眼前，却說那丈夫所埋之坟，下面是通衢大道，退么五里有一腰店，店內常有放抬轎子的那天下雨，忽來一客人要坐轎子，與轎夫講成工錢，坐上轎子，剛抬到姚之品坟前，轎夫將轎放下，脫衣裳，那客一鑽出轎來，口吐白泡，一霎時脚手都

冷，轎夫去抹，已無氣了。轎夫商量把轎拆了，走一邊而去。又遇八來挑糞上山，見路上擺一死尸，才呷地隣投，憑甲長當請兩個夫子在大路邊看守死尸，却說那兩個夫子也坐在大路邊。上一個姓熊，一個姓黃，甲長吩咐每人與錢二伯將棚子搭起，好生看守。甲長協同地隣進城報官，那新津縣是個清官，即批明日相驗不提，却說熊二黃二守尸商量難得熬夜，打了兩提燒酒，你一杯我一杯，就吃醉了，睡在棚內。又說那客是母猪瘋，此病一發少則半天，多則一天方醒，一醒起來，自覺身冷，自知瘋病發了，如今好了，不如埋頭趕路而去。那熊二黃二一時驚醒，來看死尸，已不見了，兩個說完了，完了明日太爺來相驗，拿

遂于來驗我兩個該死兩個商量無計想走又有妻兒熊二擡頭一望見路坎上一座新墳與黃二商量將新墳挖開將尸借來與太爺驗驗過又還他豈不是好於是二人憤力將坟挖開打開箱木將死尸擡出把坟壘好第二日所說太爺要來驗尸人千人萬來看姓之品的父親也來看相驗近前一看才是他兒子的尸官到棚廠她老者跪下哭道大老爺此是我兒尸首是害癆病死的不知如何在路上呀祈大老爺免驗太爺道既是你兒的尸首無故在此其中必有冤枉起去即吩咐刑伍洗尸一驗驗出心口內一根挖耳將鉗抽出足有四寸多長官當問道姓老漢你說你兒病死如何心口內又有挖耳呢她老

道這要問小的媳婦才知官即差人在姓老家將焦氏叫來官問道焦氏你然何將你丈夫謀死從實招來焦氏道小女子並無此事我丈夫是病死的官道至然病死然何挖耳都鑽入心口內去了曉得好好問你你是不招與我掌嘴才打得二十個嘴巴焦氏受刑不過便哭道大老爺鬆刑我認就是把刑鬆了邊哭邊訴道歌太爺在上容稟小女一一說明我嫁丈夫窮困嫌他果有此心也無謀夫情景然又然何你皆是姑娘教成你謀死石匠熊姓這石匠姓他名誰叫作熊珍當下那守尸夫子小的哥哥望大老爺與民申冤太爺道本縣知道道往下講歌見他再嫁邀倖問他怎曉謀人他說姨姐教定官道姨姐姓

薛名英他嫁的嫁與補鍋黃姓他又叫甚仁名叫做長榮那守

子黃二跪下說道大老爺知道此兩人是小人的哥都因酒醉回郡

被條幄死長榮石匠濫醉得很走到毛廝坑坑姑娘乘機一掌

倒下汶死其身我也學他那樣挖耳謀死夫君此是姑娘教我

非我自己作成太爺要存憐憫說明放我回程說畢太爺將

薛氏焦氏的姑娘一竝捉來三拷六問畫了口供才到兩處挾

墳削骨檢驗果合謀死之情行文上司秋審無詞解回本縣三

婦同日剝死眾人才曉得天公報應絲毫不爽所是恨者薛氏

謀死丈夫何得又教焦氏焦氏何得又教姪女事亦敗露師徒

弟子亦齊收拾得乾上淨上才知之前之錯亦已晚矣奉劝世人謀夫之事不可做如其做過的切忌莫教徒弟約

變牛還兄 刁夫不和兄長

閩中趙伯仁忠樸人也妻子陳氏亦勤儉婦也家資豐厚生二

子長名登禮次名登義幼讀詩書學而未成自陳氏死後趙伯

仁與長子婚配意欲請憑親族與兄弟分家奈次子未婚無如

趙伯仁又病服藥不效因叫他弟兄來到牀前吩咐道歌叫二

子上前來父有話嘆聽為父一一的悉說的端想為父拚家私

苦楚難嘆勤耕田苦種地積點銀錢望我兒要勤快休得怠慢

莫要嫖莫要賭莫吃鴉烟要忍氣待隣里如同親眷休得要動

不動就要皮拳交朋友擇正人休存奸險你弟兄同一母枝葉

相連幼小時同出入同寢吃飯莫因點錢和米就出怨言兒愛

弟弟敬兄和氣戀戀休要聽枕邊言就起爭端凡百事要看在父母上面父即死九泉下也是心歡。趙伯仁囑畢一命歸陰安葬之後登禮夫妻富家又送兄弟讀書衣服飯食隨弟所欲登禮也算善体父志友愛兄弟自那年與兄弟登義娶張姓之女為妻只想同心協力廣積銀錢無如張家女子一過門全不曉得敬哥嫂一味的好的便宜與那嫂嫂王氏全角不得日日吵進吵出總要分家登義是個泥耳朵隨妻所為全不管束登禮無奈只得請憑族親把家分了尚留五十石谷子田以為祭祀之用不料隔了幾年張氏刁弄丈夫估搗祭田租谷登禮憑族與他理講登義夫妻毫不依理鬧了一月張氏又刁丈夫告他哥一狀說他爹死了瞞滅銀子一千審了無數員官裏不能結案那年登禮兒子娶妻張氏請些工人將堂屋中間築牆欄斷兄弟越是參商於是你不告我我就告你那年閩中來一位清官是兩榜進士出身善体民情上任之時收得登禮弟兄呈子即批明日候審臨審之時太爺問道趙登義你們弟兄參商多年有多年未曾交言登禮道自兄弟估搗祭租五年未曾交言太爺道你弟兄既未交言豈不是未曾會面嗎登禮道太爺呀自那年小人兒子完婚兄弟命人將堂屋欄斷如今三年都未覩面了太爺道你兄弟就真和氣了本縣今朝也不審你的家常要使你弟兄二人會面於是叫他弟兄對面跪下

太爺退堂命差看守那兩弟兄從早堂跪起你看我我看你足
足跪到三更太爺方放回站房說道明日早堂候審到第二日
醒炮一响太爺坐堂將登禮弟兄喚齊問道你弟兄三年未會
面恐怕認不親了昨日使你弟兄會面一天該也認清楚了問
得他弟兄無言太爺又說今日本縣也不與你審家常你弟兄
三年未交言大約當兄弟的有三年未叫哥了本縣今朝要
你當弟先叫哥叫一聲要應一聲不許稍有間斷如懈則
加以刑罰却說登義怕打也就叫一聲哥登禮亦怕刑罰也
應一聲弟呼杀子至早堂也足足呼齊三更時候太爺又放
回去明日早堂再審弟二早起太爺坐堂將登禮弟兄帶上問
道你弟兄三年未曾嘆話昨天該也嘆夠了登義道太爺呀昨
日呼哥上我氣都呼得沒得了從此我曉得敬哥上了太爺
道你昨日呼哥上一天你哥上應了一天以補你三年未呼哥
上之缺今朝要你哥呼弟你也要應他一天以補你三年
未呼弟之缺兩人又足呼齊下半日太爺問道者吓該也
知羞了兩人答道太爺呀我兄弟如今已羞愧無地望太爺釋
放從此已後我弟兄不敢不和太爺見他實出真心將案斷了
祭田仍歸祭田不許弟兄私佔又將那弟兄教訓一番放他歸
家公然不起爭端矣張氏見他弟兄不爭不奪心中不樂仍欲
刁弄丈夫那丈夫也怕聽得了張氏見得丈夫不聽天天辱罵

丈夫說他哥人牛肥他的牛瘦登義道我的牛也是吃草他自
己不肥未必叫我拿補藥殺肥雞來補他不成嗎張氏道我生
平作事總要比人強些如人強過於我我是不愛不像你者無
志的狗頭登義道就算我無志那夫妻更上開了一夜到第二
晚張氏起心不良磨刀一把点起亮壺暗人鑽入哥人牛欄把
那牛舌條一刀割斷拿回煎來嚙酒去了那哥人早起喂牛艸
見牛滿口流血撼口一看無有舌條不知誰人所害只想拿藥
醫好誰知藥未拿回牛已死了登禮守着牛哭了一陣就在靈
官廟許了洪猪以求報應剛隔三天張氏就說他舌條痛請醫
調治服藥不效竟自痛死死半日還陽轉來守着丈夫哭道

歌叫丈夫你上前聽妻細說你又說甚麼妻時才到陰司會倒

閻羅會倒閻羅他罵奴在陽世一味刁禍不得你哥與弟不得

笑和我不所你的你使你們打官事不得煞攔險些兒將你們

拖下大河是得我積了一千多行罰幸喜得遇清官把案斷安奴

不忿提起刀去把牛來的牛來那個你大哥不知道提刀便割割

子將大哥小牯牛舌條一抹噫你下奴一刀割下來就去燒火

你不是還煎熟了我一人獨嚙酒哈氣與牛無氣你割他舌條

何見哥那條牛又肥又惡那是他喂我不愛下毒手割來下

鍋你將牛割死那那牛魂到陰司即刺告我閻王爺就把我又

下油鍋乃是非要割舌定不饒我自造者是你還要我變個牛去還

大詠龍門角白耳朶掙牛是我肚皮上現兩字張氏不說你怎樣
啣陽他放我回陽來對人細說勸世上惡婦人常記心窩切莫
要刁是非隨口亂說一家人嫂和嬸總要孝和若效我張氏女
不得煞攔要受那諸般罪無可奈何說畢大喊而死後隔三
年登禮買一牯牛兩個白耳肚現張氏二字如有人談及割牛
一事輒低頭如羞愧狀連生數個牛兒頗為人羨買價又高登
義見此報應自己也有此嚇怕仍憑親族與哥人登禮合夥同
居又撫登禮次子接後終身不娶入山修道後亦成仙

雙鬢睹目敬夫

人生在世有富有貧富莫誇口貧莫酸心貧富無定惟在一心
心善則富心惡則貧貧富二字好似浮萍有貧而富有富而貧
世人不信但說程生劔南地方有一人名程孝思者生性聰敏
讀書能文因他爹娘早喪行無立錫之地他父在日與胡銀台
交好孝思訪至衙中幫寫書札胡公出題考之文章大好銀台
公大悅因想到此子學力已到不能久貧欲將第四女配合孝
思銀台有個四女十七歲尚未許人夫女二女三女皆放是大
家人戶只此四女是三婁子所生因母病重速將此女親許程
生看期在家配合家中人各各說銀台老昏了撐起一雙眼睛
將女放個貧人銀台公如像未聽見一般各自與程生講文論
詩程生喜讀詩書朝不停口銀台公那些少爺鄙屑程生吃飯

不同一標程生也不計較長短或當讀書時有從旁說話亂他的有學口學舌嘲他的程生各自埋頭苦讀那銀台的少爺厭他不倒提一面鑼在程生側邊亂打程生將書拿在房園內去讀却說四姑未嫁程生之時有一神相看相的婦人來家看到大少爺二少爺三少爺以及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都說無有好相獨看到四小姐的相說道此方是一品夫人之位後配程生那些哥哥姐姐一個個都喊他是一品夫人那大姐說甚麼一品夫人到是一個窮人那大小姐的了鬢春香道窮得屁都沒打天天扯着賣氣還讀得急人四小姐的了鬢桂兒心中不服便說道你休說得急人安知我那程姑爺終久不是貴人

小姐二小姐發怒道桂兒倉脚蠻你休說得厭人你程姑爺那個鬼樣樣都想做貴人嗎拿我兩個這雙眼睛挖了桂兒怒道那時嚇怕你又捨不得你一雙狗眼二小姐的了頭清香道我三姑娘捨不得時我這雙眼睛代二姑娘挖跟你春香道我大姑娘捨不得我此雙眼睛亦代大姑娘挖與你桂兒道休量人太甚你肯挖與我拍個掌為誓不那兩個了頭說拍了還要拍桂兒道我去在鉄炉舖打兩個鉄板不待兩三年我叫你兩個惡婢只留得兩對眼眶二小姐聽倒就與桂兒一陣巴掌桂兒就哭起來了胡老太太說道桂兒呀他們說他們的你何必多口桂兒哭訴於四小姐四小姐各自績麻也不發氣也不嘆

話桂兒哭了一陣也覺無趣走開去了那年胡銀台滿六十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各送壽衣壽鞋壽茶壽酒禮物周全大少娘說四姑娘今朝送啖子禮物二少娘笑道四姑娘是窮人的夠當惟有兩個肩頭抬個嘴巴子四小姐也不答話也無羞容各各見他如一個癡人一樣同到堂屋看禮物也有拿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所送的壽衣走四小姐面前拿去拿來的有拿所送的壽鞋在四小姐面前誇獎花草的四小姐亦不言亦不笑惟有銀台公的三妻子每謂三小姐說兒呀你是我親生的你大媽所生大姐二姐與同哥嫂每每嘲笑四妹你看四妹外面誠樸不言不語不知這些女子都被他一肚子包了你須好生待他日後也好相見况程生日日苦讀詩書豈長在人腳下互的所以三小姐每回娘家在四小姐面前相親相愛却說程生頭年考試入了一名縣學第二年方要上省中試殊不知銀台公得病而死程生如喪父親待服滿了四小姐拿銀五十兩與丈夫收拾行囊那晚在閨中流淚囑咐他丈夫一場哥叫声丈夫你坐下細聽妻子說根芽自從爹々招你罷哥姐厭惡令人麻有些說妻是叫化有些說你土二哇有些不與妻嘆話有些見你咬牙巴千言萬語妻受下怨我命窮眼哭花妻想伸氣把牙齧手內無刀怎殺他夫今去把大場下文章須要做得佳與妻吐氣眉揚下回家還能相會咱此回不中會落馬定被哥嫂

趕出家而今無人憐憫吓怎比當日有爹媽妻子之言你記下願你成龍天上爬囑畢程生說賢妻丟心丈夫知道到第二日辭別三岳母及妻子三岳母與三小姐厚贈銀兩程生曉行夜宿到省八場苦思苦想望今科定中殊不知榜放無名不好歸家竟遊京都投東海李蘭台處去蘭台公與程生的父親在日交好也公以文試程生知是大器收在衙中課他文字又與他納監下順天府科場聯科殿了翰林授庶吉士之職李公命僕人到劔南與他買股地方修造房屋不提却說程生殿了翰林報子來家衆人疑是別人又見名字不同也不在意正值三少爺完娶衆親登堂拜賀大小姐二小姐三小姐盡在那哥嫂獨不請四小姐忽一人到家口稱程大人寄信回家大少爺開信一看大驚失色衆哥嫂才請四小姐出堂有來恭賀他的有來與他並坐的有與他理頭髮的有眼巴巴看倒他的有側耳聽他說話的又有說四姑娘厚重難怪作了夫人四小姐也無矜驕氣象酒席擺齊衆親坐定忽聽門外大哭一聲衆客方驚疑問只見秋香奔入一臉血流衆人問他何故便哭聲說道桂兒以鐵爪挖我眼睛我走得不快雙眼被他挖去矣二小姐羞慚無地那大小姐的春香躲來躲去一見桂兒走到近前就大聲呼道大姑娘呀桂兒來挖眼睛來了桂兒道我原說不三兩年只與你兩惡婢留四個眼眶信也不信大小姐亦粉汗交流剛

各一敬人夫轎馬來接四小姐四小姐收拾起程獨拜三媽與三姐出門乘轎而去來到新買庄子乃知是大少爺所賣的地方至程生回鄉祭祖蟒袍玉帶登堂只拜三岳母一人而已又見胡公棺木未葬竭力一人葬了葬後入朝効力官歷至都憲一清如水同鄉多沾恩德時值二少爺遭了人命四處投書無人相救大少爺只得厚起臉皮來會四小姐相見之時言及二少爺人命一事四小姐道我怕哥子來看妹子啣一來就說命案身殺身當命殺命償于你窮妹子甚事拂袖而去大少爺哭泣回家俱說四小姐忍心不久二少爺脫罪回家眾人都笑四小姐不作順手人情俄而四小姐遣人來到胡家三太太叫進來人來人將四小姐所帶金銀衣服呈上言道我夫人為二少爺事遣發甚急不暇寫得書信眾人才知二少爺脫罪皆程生之力也後三小姐家貧奈四小姐提携得免飢寒大小姐二小姐以及胡家一門貧困亦每沾憐恤四小姐夫婦存心厚道後來三子四孫都為顯官但是大小姐二小姐與大少爺二少爺夫婦每每談及四小姐當年苦楚不覺慚愧無地

姊妹易嫁嫌夫

人生各有所配千里姻緣都定之於天夫切不可嫌妻醜陋妻不可嫌夫家貧夫嫌妻醜須未出嫁妻子稍存一點私心即便削去功名至於妻嫌丈夫貧窮即出嫁終得貧窮報應昭然真

正毫厘不爽世人切不可負富論人而存心不同也却說郟
縣地方有一人姓毛名敏娶妻游氏所生一子名文簡家素貧
窮毛敏常幫人看牛營工妻在家績麻紡花日夜不停貧窮度
日從不怨毛敏貧窮毛敏幫人看牛盡心竭力忠直為人同縣
有一張員外平素為人好謀陰地謀了數年果然謀倒一穴好
地在東山之陽山環水秀七曲繞入明堂葬之定出當朝宰相
於是不吝銀錢將東山一股地方一並買入手中費銀五千都
是為買這點陰地剛買到手即修砌墳塋將他父骸葬在內面
才葬之後張員外夢見他父親來托夢說此穴陰地是天生來
葬毛敏的兒呀你速將我別處安葬不然我天天受地脉龍神
拷打難以過日張員外醒來以為夢昧無憑第二日又在坟上
去看心想此宗好地實難得我父托夢又叫遷葬除非地內
龍神說話看我罷不心才想畢只聽得坟內如牛吼一般張員
外側耳近聽只聽見有人大聲吼說張姓無德冒葬此地妄想
發達天實難容如不早遷他父全家該死後又說道此本是毛
敏佳城何得奪葬張員外聽着才將父骸改葬他處心想看是
那個毛敏來葬豈知張姓改葬之後未曾封山毛敏看牛來此
天落大雨無有躲雨之處將牛丟在山上毛敏鑽入壙內誰知
大雨傾盆坟崩土落將毛敏逼死壙中旁人見是毛敏才去說
與他妻子游氏知道引起文簡孩兒來看哭了一場才與張員

外討地張員外問其姓名恰與夢中及坟內所言相合即叫葬於壙中葬畢張員外見毛文簡生得眉清目秀此地定發在此人身上遂留在家中教他讀書文簡聰明過目成誦張員外親以大女長姑許文簡為妻游氏推辭道我家困窮恐玷辱員外的小姐張太太說我夫員外有言將大女配你的兒何必推辭游氏當即換帖誰知長姑每每嫌毛家是看牛哇出身口口說他爹媽瞎眼若有人提及毛家輒掩耳不聽常對人家說我絕死不配看牛哇之子不知不覺文簡成人看期親迎長姑長姑也不梳粧只是面壁而哭爹媽勸他仍然做氣大哭文簡告辭大人要起身了鼓樂喧天長姑還是披頭散髮口口聲聲哭他不跟倒看牛哇他父親無可奈何又留倒女壻又進房去勸長姑也不聽他爹勸越大声舞氣哭他不跟倒看牛兒眾客又呼到員外呀你女壻要去了你女兒然何不出來員外近前來笑道賢胥休忙女兒梳粧未妥說了兩句又進屋去那長姑仍不梳粧可憐那爹無方投告止得拭淚哀告長姑說長姑兒你遇門去如嫌毛家無地方老子踩二百石谷子田與你你與老子爭這口氣長姑仍是不聽那員外夫妻氣死氣活他妹子二姑看不過了便勸道姐姐呀就是毛家出身微賤爹已將你許他你要順爹意思方才為孝那長姑罵道歌賤凍孃兒休賤嘴莫在此來說是非我勸你都再勸我打你的嘴不知姐子

暗傷悲你才傷心人生在不愛嫁與背時鬼看牛哇兒出身微

是他爹在看又貧又醜想我配除非石頭學燕飛這把你定不

的臉放我今全把爹得罪不孝名兒我願披你就莫孝了回頭

罵聲小濫服約我勸你嫁老公你愛讓你去于歸我爹未放我

放我我也他爹媽聽得此句話就說道二姑你姐姐不去你

爹媽不得下台不如你替你姐姐嫁到毛家使得不二姑欣然

梳粧荒荒忙忙乘轎而去入門合卺夫婦和好二姑素愛害病

頭髮又黃又短天天是毛蓬蓬的文簡稍有嫌意後聽得替姐

嫁來的反憐他不嫌已窮愛惜過於平日却說那年考試入了

學去下場時路走王家店店主頭夜夢得神人與他說道明朝

毛解元來店好好待承日後你有難望他救你早起候到午牌

毛文簡到了店內店主問及姓名款待豐厚毛文簡問其過於

款待之由店主將夢說與毛文簡聽文簡心想我中了解元我

妻子頭髮太短人又醜陋如何做得太太我做了官要另娶一

美觀婦人那日辭別店主到了省中試三場已畢放榜竟無名

字不好見得店主人打從別路而歸二考又去店主仍然款待

席間文簡說道前夢都未做準如何又來擾謝店主人說前歲

放榜之時夢神人與我說毛解元陰休前妻遲他三年此是毛

先生自造非怪我夢不準毛文簡聞聽此言呆立一陣一刻時

候才對店主人說道才存一點私心神人何即知道店主人道毛

貴人自古道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豈有神都不知的嗎文簡聞言提筆作一篇嫌妻報的勸世文以贖前愆文長不能俱述且讀第二段與你們聽。夫妻前生註定不可因醜陋而易心想要配美似蓉鏡誰不愛貌似花羣誰知醜陋爹娘聘定你配他也是那月老撮成豈不聞紅顏薄命醜陋多生貴人婦人家總要賢淑兼畫不賢淑縱如花亦可傾城如因醜而另聘者心兒怎對得天地神明蕭秀才也為寫休書市鎮削去了榜上頭名看將來天有報應我文簡為休妻名也不成言到此而思忖捫午夜而寒心。文簡作成店主刻印粘錄

以為主來求名者勸文簡作此功德場中文思大進放榜中了頭名解元那二姑福至心靈人也長得美貌頭髮也長深了誰個不尊他為太太却說長姑嫌脫了毛家嫁與本鄉一個富戶人家兒子富戶死了富兒漂流浪蕩把家業費盡日不炊烟又聽見妹妹為解元太太滿面羞慚即同回家來姊妹不嘆話不同席異路而行兼之長姑家益貧男人又死又聞毛文簡又登進士直作到宰相長姑氣忿不過去為尼姑毛文簡告老歸家長姑叫他徒弟來毛家求點周濟毛太太拿些綢緞內藏銀子一百小尼姑拿回廟內長姑一見我既出家拿綢緞何用又命徒弟送來交毛太太毛太太打開綢緞一看銀子還在笑謂小尼姑說一百銀子你師傅都享不起怪得沒福氣配我毛宰相

遂以五十兩銀子遞與小尼姑。小尼姑回廟說與師傅。長姑長姑暗自失悔。平生為嫌人貧窮。終受困窮之報。此是我自討得。怪得何人氣忿而死。後毛太太所生五子俱登進士。皇上與他整個五子登科的牌坊。後店主入遭了人命。賴得毛宰相調停得免罪難。奉勸世人。不可以陰地為主。若無德行。即葬得好地。也不發達。可知陰地不如心地。即張員外葬地一事。便知為女子者。切不可嫌賤丈夫。如以有嫌賤丈夫的。當以長姑為戒。丈夫也嫌不得妻子。若像文簡陰嫌妻子。都降了一科。解元

守貧得貴 助夫興家

人生要守本分。切忌莫作非為。自古至今。報應都是天網恢恢。貧者休羨人富。生來是命。無違富者宜恤貧苦。兒孫自中高魁。各安生理。聖言垂。人生體之為貴。這是言人生在世。各有各的生理。不可因貧窮而作奸詐盜偽之事。古來奸詐盜偽。都走不脫報應二字。要曉得人生各有命定。貧者不能一時至富。見人富我貧。速不安生理。遊手好閒。而作非為。這是不体王化。又豈能逃脫王法嗎。富者只徒一己飽暖。不恤貧窮。豈能長享富貴嗎。列台雅靜。且說一段報應。大齊聽聽。雲南昭化縣鼓子巖李培元。世家子弟。身入醫門。讀書樂道。家計饒裕。因家門中一個不安生理。為非作歹的。叫李宗元。朝日嫖賭。把家業浪費得乾乾淨淨。披着培元名聲。騙人銀錢。又招賊黨偷竊。坐地分肥。殊

知偷着黃之宗的貨物之宗是個舉人、上下衙門儘告官府大
怒着差數百人、搜宗元窩子、搜出真贓、將宗元辦罪、培元是個
紳衿、未能戒他族弟的非為、亦被牽悞、花費若干銀錢、因之衣
食無度、每年教學營生、他丈人姓杜、是個秀士、極其發財、四個
女婿都已進學、長的三個無不饒裕、惟培元家貧、那年六月、杜
秀才要去下場、下了幾封帖、請他三個發財女婿薦行、又着人
到培元家接他么女、他么女回家、見廚房內炮炙海參、捏茶點
湯點、速問到媽呀、今日不是爹媽壽誕、辦席作味、母道兒呀、你
爹與各位女婿要去下場、請來薦一薦行、他么女心中想道、我
的丈夫該也請他、等了一陣、大女婿二女婿三女婿來齊、杜秀

才即叫擺席、他么女心中息氣、便問到媽呀、兒女是不是一樣
兒呀、手板是肉、手背是肉、何嘗不是一樣、他么女說、女是一樣
女婿、女婿兒呀、女婿也是一樣、媽既是一樣、今朝薦行、然何發財
女婿個個都在、那窮女婿就嫌棄不請、兒呀、此是你爹做的怪
不得、娘娘都說多個碗多雙筷子、未必李大哥吃得好多、你
爹說、恐李大哥來抹東抹西、借錢借米、所以決意不請他、么女
說、媽是正樣、你們發財人的飲食、我不敢吃、多謝媽、女兒要回
去、也就竟自出門去了、他媽說、兒呀、轉來吃午飯、回去此回未
請李大哥、二回又請他么女、各自奔回、剛到家中、就將自己手
飾、盡行拿出、叫他姪兒、挈上街上去化一大錠銀子、外挈一兩

掉錢來買雞一隻割肉一方打酒二壺他姪兒一概辦回杜么
姐忙將雞殺了肉去毛煮在鍋中叫姪兒去呷大爺回家那李
秀才是背了巫的正在那柳陰樹下釣魚魚不上釣在打殼睡
侄兒將他呷醒回家杜么姐道李大爺呀你還想出頭不賢妻
呀誰個不想出頭奈我家下貧寒時運不通丈夫呀你今年還
下場不賢妻呀我到搞得不得下場了丈夫呀勸你再下一場
賢妻呀銀錢在那的場又如何下法丈夫你能立志下場妻有
幾句言語勸你歌人生總要有志氣休學無志被人欺賢妻呀
我安貧
樂道誰
敢欺我今朝接我回家去爹媽酒席辦得齊應該去吃三六碗
妻問我媽甚道理不是爹媽壽誕期你媽又怎媽言爹要下場

去正請女婿薦行期這理是妻肯說他該請你未見此妻也等齊
少午此誰知姐夫來齊備即叫擺席堂西妻才知他未請你請不
馮不請我本下不起場請我無益起場請我無益妻子怒氣鎖雙眉人要寬一頓午飯妻不吃
你才是不空子回來與夫辦東西買雞稱肉辦一席你又辦與你
薦行赴考期銀子一塊辦齊備多承賢妻厚意收拾筆墨與裳
衣此回登科該中你默叩家先虔意些保佑文場多順遂龍虎
榜上把名題說畢妻子將雞魚肉酒擺在家神面前李秀才
叩頭默祝畢妻子把酒菜擺上席請他丈夫坐上席妻子提壺
斟酒一杯兩顆眼泪水一齊落下說道丈夫呀此回文章須用
心些作賢妻呀那一回不用盡心要他題跟你逗頭嗎丈夫呀

此回作文須照着妻子今朝情形去做包你定中無疑把酒吃畢李秀才說完了完了我這小衣穿了一月未洗似乎有生口了妻子道丈夫呀想起你如此窮法小衣都無換的你去睡倒妻去洗來晒起明早起自乾誰知他妻子息息氣氣洗來晒在屋簷脚下李秀才一早起來去摸小衣說道完了完了小衣糲糲補厚了未曾晒乾如何穿得妻子說丈夫呀想必你要打傘將小衣搭在傘上走上十里自然會乾李秀才吃了飯果然將小衣搭在傘上妻子送他出門不上一里那此牧牛童子就說你們快看那位先生打一首飛虎旗李秀才聞之心想識語雖好說得上好不光生却說李秀才曉行夜宿不覺到了省城三

場已畢那晚放榜杜秀才叫他茶房去看榜回來問道我中否茶房不好說得強勉答道老爺之名像寫落了你大姑爺二姑爺三姑爺該中得個把茶房亦不好說得強勉答道怕發得榜背後去了到是李培元中第五名經魁杜秀才見他么女婿中了第二早起與同三個女婿前去道喜李培元頭帶宮花身穿紫袍出來見了丈人姨夫打了一拱竟上轎拜客去了杜秀才覺得莫趣回來待到主考起身李家宗祠逗銀三百與培元用費又與培元辦一席大酒拜了家祠剛到房園妻子一手扯着丈夫哭道你也中了直與妻爭氣了培元道氣到爭了可惜你爹的海參席未到手吃自此拜客天天都走丈人門口丈人看

見即叫家人燒茶，新貴人拜我，來了出門一看，又轉墜去了。下會場，他丈人親身到家送贐儀三百，送了一席女婿始得會面。後培元會了進士官，至京畿道的御史，大振家聲。子孫科第絕。此案雖賴婦人鼓力，然培元亦能守貧安其教，學生理較之稍得一步功名，不安生理，包攬詞訟，以作非為者，不大相逕庭哉。

雞進士代夫忍氣

忍氣二字乃天下之至寶，要從此道經理過來，乃知其中滋味。古人說：「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此句話真說得好好。在那裡譬如要跟人家打場官司，我能忍得過，坐在家中安安然然，又不愁使錢，又不愁房班，如何開消，又不愁輸，又不愁贏，不能把憂字去得乾乾淨淨，若是忍不過，打成官司，或一年半載不能結案，還不止百日之憂。這個忍字，何等好法。但是忍氣二字，不是專要男子忍，婦人都要替男人忍。才好列台靜聽聽我。說個能替男人忍氣的好報。此個婦人娘屋姓陳，嫁與一個窮秀才為妻，家住金陵城內。這個秀才姓李，名萼，爹娘早死，家下貧窮，每歲訓蒙為業。怎奈時運不來，徒弟也少，一年止有八九釧束脩，年年都緊緊迫迫日子，也全賴妻子賢德，不惟不怨丈夫貧窮，每日勤勤快快，績麻掄線，幫着丈夫找來穿食。那要過年了，李秀才東借西扯，止借得一斗二升米，無錢割肉，朝日愁悶，看看三十日將近，秀才舉手無措，也就流淚向他妻子

說道歌我好似呂蒙正寒窶受苦每年間只靠倒學堂教書奈
天爺者幾年不把我顧名不成利不就飯食俱無到過年別人
家宰雞割肉稱糖食買火炮辦得姑蘇我也是天地生如何這
苦況且是文秀才誰不稱呼到過年鍋裡頭無點肉煮你叫我
心裏頭怎樣安舒 他妻陳氏勸道丈夫何必悲啼人生在世
一貧一富皆是命中生就怪得誰人今年即無肉過年明年又
過過丈夫呀豈不聞呂蒙正稱豬頭之事乎可憐年盡三十呂
蒙正已將豬頭煮在鍋中無錢去開賣豬頭的在鍋內與他提
去了呂蒙正拭了一場眼淚水就題得有四句詩詩云人家有
年我無年煮熟豬頭要現錢有朝有日時運轉天天夜夜在過
年丈夫呀古人都有窮的何況我們夫妻明日三十若無肉吃
妻子還喂得有個大叫雞殺來把土地敬了我夫妻還吃不完
咯果到三十晨起吃了早飯秀才叫妻子將雞殺來煮好等我
上街賒點香燭錢紙回來獻神却說李秀才對門一個字號那
老陝姓王平時喂得一個叫雞報曉那叫雞又高又大聲氣又
好老陝極其珍愛忽到廿九夜未見報曉老陝到處找尋毫無
影子心中也就猜疑此雞定是李秀才提去過年去了也不敢
說出三十日見李秀才出門去了假意走到李秀才灶房去借
東西扯開鍋一看見一隻大叫雞在內他也不問紅黑提起就
走李大娘問道王大爺如何提我雞去王老陝道紳士人家還

在偷太子登看我一陣隨口亂你就要現甲子乙卯李大娘也未做聲等了一刻李秀才回來叫妻子呀雞可煮好否快漏來獻神李大娘說道該是我們夫妻沒口食分我時才將雞煮在鍋頭不知那家店內貓兒如小狗兒大來在鍋內把雞直啣到屋簷上拖得瓦落貓鳴我才看見已無奈他何了止還剩點湯與腸肚秀才聞言啞了半天說道貓兒欺我乎哉那妻子道胡椒到又在咯秀才笑道賢妻呀你不懂文話陳氏道那貓兒黃色不是得文畫匠的麻貓陳氏見丈夫息氣連忙把湯端了一碗去獻神也勉強將年飯吃了真果悽涼又說那王老陝到三十半夜時候忽聽那雞在牀下叫了數聲王老陝大驚道咱的雞還在昨天咱提李秀才的雞才錯了嘞如他開年與咱講理這才是吳二娘搽油鬼摸腦殼急忙穿起衣服出來出行看見李秀才大門已開連忙來到堂中與家神拜了年請李秀才夫妻拜年見得李秀才歡容滿面王老陝畧々放心到初二日陳氏又勸李秀才與王老陝拜年王老陝滿掉肴饌款待秀才口口讚道李老翁才大量大後來官職必大李秀才也不知其故那年六月正是衆秀才下場之時王老陝辦了一席請李秀才薦行秀才口稱無錢下場老陝湊銀二十兩李秀才那年中了第八名舉人回家辦酒老陝又送情五十兩到第二年李秀才無錢進京老陝又湊銀二百李秀才進京連登進士榜下即放知

縣上了任，着人回家帶些衣服銀兩酬謝老陝，又接他妻子到任，把他妻子接到本縣，旌旗繞道，鼓樂喧天，天妻拜了華堂擺酒一席，使一隻肥雞，陳氏看見者，碗雞肉止，是打失笑。李進士道：賢妻所笑何事？陳氏道：我笑者碗雞呀。進士道：你笑他則甚？陳氏道：丈夫要問，聽妻子道來。歌想起那年甚慘悽，夫妻過年止殺雞，又被老陝他提去，口口罵我是偷的。你怎不問他又在過年佳節裡，不如大量讓他些。你怎不對我講妻對你講傷和氣，你見老陝定不依，你妻只說貓啣去，看來忍氣是好的，他來拜年叩謝你，下場進京送塵儀，不是你妻忍得氣，要想發積永無期。今日榮華從何起，算來還伏你的妻，若無妻子忍得氣，今朝還想吃肥雞。

進士道：如此說來者，四個雞腿子都該你吃了，你就要寬壞點吃。從此案看來，婦人能替男人忍氣，又有雞腿吃，又當太上好嗎？不好，無如有此愚婦人，不惟不替丈夫忍氣，還與丈夫惹些禍來，所以終無好處。

雙跳水溺愛女兒

養女宜教不可輕，若徒溺愛不成人。世間偏有根莖在，放蕩女兒蕩娘生。此數言專為世上之養女不教者戒。如彼養之女不教，則此女傳壞彼生之一說者，以為根莖孰知皆因不教以壞根莖也。說到此我引一案，以証根莖相襲之由。與列台聽上，雅州秦上芳讀書人也。因他爹媽在世，與他娶妻蕭氏，賢而無貌。

足大身矮，秦上芳時常嫌賤。蕭氏隱忍在心，無如秦上芳朝日打罵。蕭氏自縊安埋之後，繼聘王氏。那年正值考試之期，秦上芳心想入了學，然後接親。誰知進場那晚，忽夢一人引至一殿，殿外一牆上掛今歲榜文。上芳遍閱無名，惟有同學張能光在第二。上芳心想他的文才萬不及我，如何他有名而我無名也。想到此處，忽見前妻蕭氏向前扭他上殿，叫冤。只見鬼卒排列兩邊，閻羅陞坐問明。蕭氏冤由，指着上芳罵道：「歌夫妻本是前生配，形醜貌陋怪得誰。狗才原是讀書輩，暗地嫌妻德有虧。況且你妻把命廢冤亡，相報誰讓誰。對月休妻古人輩，科名尚且化灰飛。你常抱着書本背，難道善惡莫攸歸。狗才还想身榮貴。」

青 豈許惡人披我不見你祖德美，又下油鍋命有虧。削你舉人短十歲，放爾還陽說細微。說畢當責二十一，驚而醒。上芳從此無心功名，苦操家務。即日擇期將王氏接過門來，只想是花容月貌，誰知比前妻更醜陋十分。兼之不爱潔淨，上芳稍有嗔罵，不是投河，便是自縊。竟將堂上公婆相繼息死。安葬之後，後上芳一味讓着王氏。三年之後，王氏所生一子一女，子名朝祿，女名貴上。自幼許與方家玉之子方榮為妻。自過門來，每仗他母親之勢，不孝公婆，不敬丈夫，不和妯娌，動輒尋死尋活，弄得一家不得安寧。那日因為做粃，大嫂與他說了幾句，他發氣打壞了一口大鍋。方家玉氣不過，打他幾吓，貴上哭上啼上，就

去跳水無人耳他他獨自回家對母說知王氏潑天潑地要與方家判命上芳說道老媽上休得放蕩聽我說來歌有女兒放出門原要孝順也不枉公與婆接他進門做不得茶和飯等他教訓你女兒到後來也為好人動不動使性氣往屋逃奔對爹娘說受氣眼淚紛紛又說他公與婆打罵得很說丈夫說妯娌刻薄他身想女子能知事人人尊敬那還有哭啼上轉回家門回家來投爹媽立刻教訓休得要墊他脚害了他身我見你說此話到也可愠嗔親家罵親母只說他人倘女死即刻的要他陪命似要想把他家一概充軍全不想你女兒性情太很真是你婦人家見理不明王氏聽罷遂大聲說道依你老狗者樣說來我的女兒被人欺死罷了我原曉得你老狗頭不愛的是女老娘偏要到方家去問他兩個老狗看他該擻女刻薄嗎不該兩夫婦說來說去上芳一叮發火就打王氏兩耳巴王氏大哭道你打死去老娘也不愛在世上情願淹死算不了於是邊哭邊走上芳道你老賤婁要去跳水對門塘深點我看你跳老媽上說不要你看上芳道老子要看遂拉着王氏到塘邊把王氏按下水中沒了一刻又將王氏扯起問道還沒沒王氏道情願沒死上芳又接他下水去此回又久沒一刻提起問道還沒沒沒老媽道沒水不好耍我情願寫死上芳道也使得又把老媽拉起回來與他整根索子擽老媽媽上寫聽得啖吼又放

下來一連幾次上芳道看你還寫不老媽道寫頸也不好要上
芳說不好要今朝如何死得倒得老媽道等他漫上害病死上
芳當即辱罵一陣王氏也不敢做聲了那貴上女兒見此情景
無趣回家也不敢放蕩上芳即刻來到方家將他治老媽溺愛
女兒以及跳水自縊之由說了一遍眾人笑了一陣又叫親翁
親母各自叫訓說畢回家那女婿也就檢得方法在心半年之
後貴上舊性復發與丈夫鬧了一場就說道我要寫我要寫夫
夫說素子要整高點嗎矮點我今朝效你爹寫你們媽那個方
法嗎貴上駭倒了忙道我寫啥子我寫啥子我說在廚房寫頂
鍋煮猪食自此以後娘母也就不敢放蕩尋死竟成了好人可

見女子要教得好不要溺愛自成好人男子也要會想不要嫌
妻醜陋至使削去功名竟成貧賤終身才知錯了豈不遲乎

九女鳴冤溺女

世人忍心害理不畏天地鬼神溺死子女之罪千生萬劫纏魂
無女不致家富有女未必家貧如謂力不能養何不絕慾寡情
如謂力不能嫁何不拖出與人如謂養女無益何人生我母親
我身何自而得我子何由而成更看顏娘溺女臨產痛死非輕
人能知而速改寵緩福祿無垠此乃觀音大士禁溺女文也然
世上溺女之人輒謂我也溺了多少看不見報應豈知有報在
今生報在來生的我且先講個報應在來生的人與眾位聽此

案出在本朝乾隆辛亥年，孝感縣小河驛來一個乞丐婦人，年紀有三十多了，穿的衣服潔白，不像乞丐，只見那有頭生得一個娃，上腦殼偏在那婦人頸子左边，又無眼耳口鼻，如像一個葫蘆吊起的，像那頸子似從婦人頸子內生出的一般。一边膀上現一隻手，爬齊那婦人的圍旁，兩隻腳拖在婦人的背心，那娃上的背紫紅色，高過那婦人的肩一寸多些，那婦人的衣裳只穿齊半身，如將衣裳穿到上身，就要發燒作痛，眾人見其怪異，問倒是胎生嗎？還是後來生的？那婦人就流淚說道：列位，此是我前世溺女之報。我前生是個男子，娶一門妻子專於生女，我望生兒的心事，又切我那妻子生一個女來，我淹死一個生兩個女來，我淹死兩個，我那妻子像越生越發火，足上生到七個高上，我妻子苦上勸我留一個女來，與他作伴，我起先道歡喜，留剛上留到三天，那女娃上又愛哭，那晚哭得我不怨了，我仍然拿來績死，第二年又生一個，是第八個了，方才下地，我一腳踏着那肚皮，叫都未等他叫，叫出來也就送他轉去了。隔一年又生一個，是第九個了，我見又生是女，我心中越見發火，他还呱呱的叫，我提起一打，仍然送他回去，我只說打死女，該要與我生個好兒，那年妻子有孕，果然產下一兒，方才三天就死了，我哭泣一陣，那晚在牀上做夢，上見死那娃上眉清目秀，伸手來要我抱，只見九個血淋上的女娃上說道：公弟

公弟呀你莫去與那背時老者作兒他撫你不大我們在閻王殿告了他不閻王不久要拿在陰曹對審那一個兒娃上說姐姐那是爹嗎你們然何告他那些女娃上道兄弟呀想起他待我們的苦情好傷慘呀只見那女子口裡亂嚷亂罵把那兒娃拖起去了我跟倒一踉跌了一交起來忽然不見那些女子甦醒起悶上奄上作冷作寒那日忽見些紅眉花臉鬼卒把我活捉到陰司到五殿森羅位前跪起審團上轉上盡是血淋淋的女腥氣難聞閻王問道你者些女鬼哭訴說你死得慘然要將你的父如何治罪我將他又下油鍋拋上刀山丟下血河可使得否女兒不依要放他投生女人以橫生倒產之難磨他閻王果放我投為女身嫁與某人為妻那年身懷有孕又夢九個女子來在房中跳躍歡喜皆言奉閻羅天子之命來報淹死之仇那個女子道如何報法這女子說將我身上之血淋在他頭上使他頭痛而死那一個女子道不如鑽在肚子內面使他腹痛而死這女子道還是使他腹脹如鼓一日催他三次到還快活些一個說還是橫生倒產以取他命等他死時皂孽如像我們我才遂心惟有一個女子不嘆話眾女問道公妹呀你的主見如何那女子說道使他一時就死不足伸我等之冤我要生在他背上襟起使他沿門乞丐走過千門萬戶將我姊妹淹死情形說與世人聽以免天下男子婦人動輒把女淹死也

是我們的功德，那些女鬼道他不肯嘆，這女鬼道他若說得不周，與遮飾不說，我在肚內嚙他喉嚨，吃他腦髓，吸他精血，使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羞他辱他，又使他終日勞苦，方才遂心。那婦人說到此處，痛哭不已，又對眾人勸道：「歌衆位大爺聽我表細聽，貧婦說根苗，此是淹女現眼報，衆位都得眼內瞧，身生肉團，是不好，猶如千觔背上挑，一年不準回家跑，為報活口地走牢，見人不說，他就咬，儼然就要把命交，說得不全，更不好，老頂猶如放火燒，此是淹死九女報，令人一說淚號咷，我也走過十年了，不知何日才開交，大哥回去勸大嫂，大爺去把大娘教，大公說與女兒曉，淹死女兒莫下梢，莫說生女就不好，不撿起來把命拋，今生不報來生報，閻王不肯把命饒，我到如今悔不了，朝日枉把淚長拋。」說畢，與飯一碗，流淚而去，不知何日而死，才能丟得脫女兒，於是孝感縣那些男子婦人，先前淹過女的，無不膽戰心寒，對天悔過，我勸你們有未淹過者，切忌莫存此心，已淹過者，須勸人莫淹，以贖其罪，不然報應之慘，恐比此婦人更有甚焉。

風神報冤刻小媳

世上為媳婦的第一要孝，為妻上的也要慈良，待媳婦能以慈良，則媳婦無有不孝，這就是父慈子孝的樣子。獨世上有一等惡妻上，不惟小抱的待不得，即大接媳婦都待不得，待不得大

接媳婦，還有丈夫憐憫，如其待不得，小抱媳婦，無人憐憫，朝日
惟有哭泣而已，至於還有被婆打死的，受打不過自縊的，種
上命案，不可枚舉，一時也難得說盡。我說一個謀死小抱媳婦，
其報應奇巧者，莫過於重慶府李家坡一案。此人姓李名庚，娶
妻秦氏，所生二子一女，女名真英，自幼放與興塘村劉大冕的
大兒無如真英，剛才九歲，李庚家業搞空，撫養不起，夫妻商量
請媒人張大爺來家，要將真英女兒抱過劉門。張大爺到劉家
說知劉大娘，自劉大爺死了，久想來抱真英回去作伴，當下應
允，就請陰陽看期去抱真英，却說劉家來抱真英之日，已下半
天了，李大娘將酒菜辦與過禮人吃了，進屋看時，只見真英

在榻板上，天李大娘看見，哭痛不已，一抱在懷中，教他女兒一
番歌，把女兒抱在懷，淚流滿面，叫一聲乖，女我的心肝，想你
娘要抱你眼睛哭濫，怎捨得我女兒就離娘邊。人家女撫得大
不能下賤，滿二十才打發，上門前論箱子和櫃子，不少那點
有壺瓶與碗盞，件件俱全，粗細衣一算來，百打百件，有耳環和
首飾樣，上新鮮，打飛龍打飛鳳旗，鑼兩面，鑼响後又聽得鼓樂
喧天，進門來三鈇炮，人人聽見，誰不說某人女打發。今天者個
是發財女，有臉有面，怎奈得兒的父家下貧寒，你爹要抱你
這是無奈，每夜晚對娘說淚如湧泉，他說道痛心女要離娘面，
又無牀又無帳，太不觀瞻，莫奈何。親朋借點來辦，大姨孃借

二百說當拜錢兒呀兒休怪娘作事短見皆因是無錢米誰肯
恤憐兒呀抱你在漣上前不比娘面叫一聲應一聲休得皮頑
或早晨或少午吃飯快点蓋被條休等他吊下半边或梳頭或
纏脚不要叫噪衣裳濁自己去學洗衣衫等你爹挑煤炭把錢
賺點才接兒回家來多耍幾天哭畢止見真英边哭边說道
媽呀我是不去叫我哥去去娘說兒呀哥去要那娘撿柴拿水
的真英說哥去不得叫我們二娃去娘說兒呀二娃要跟你
爹邀黃牛如何去法真英說媽你說哥去二娃去不得我還不
是要跟媽看雞兒娘說兒呀你在屋頭無穿無吃抱在漣上家
中又有干反吃過年又有粃吃還不好嗎真英道媽我去到去

我爹發酒風打媽媽呀一回家藏那生基坑坑嗎媽要靈醒此
鑽啣娘道兒呀娘曉得你看他娘女即哭到天明吃了早飯媒
人催促道今日將就劉大娘的生期有幾棹客李大哥哥快把你
千金收拾以好趕酒李庚將香燭點起夫妻請媒人張大爺來
在堂中夫婦叩頭下去流淚拭眼的說道張大爺承你轉拜與
我親家母說女兒年小又無嫁奩總叫他站高望遠那媒人觀
此情景也流淚說道李大哥哥丟心快請千金上轎李庚夫婦才
去抱真英上轎真英倒在娘懷大聲哭道爹呀媽呀我不去呀
兒嚇怕惡漣漣打我呀李庚道兒呀你那漣漣賢德不打好
話說盡那真英總是不去李庚去向轎夫說雲抬師呀我女小

不肯上轎我去抱來放在轎內你抬起就走下坡上坡與我看
倒恐滾出轎來果然李庚將真英抱在轎內抬起就走走在當
門坡上真英邊哭邊嗥道爹呀你不一吓又來看我啲媽呀你
不隔幾天又叫哥哥來接我哥哥呀我那花狗兒不跟我多喂
點飯啲只見哭起一路去了李庚夫婦心如刀割一般却說劉
大娘將真英抱去頭年把他都待得隔到三兩年全待不得真
英衣不與穿吃不許飽還要他舂確研磨排水拿柴如一點不
到打得死裡還生那日劉大娘要到他王姨孃家去要拿一升
米交與真英說道娘去要要三天此升米嗎喂雞喂鴨喂狗在
內你好好看到家屋那晚劉大娘到王姨孃處看見姨孃之女
孀姑生得乾淨笑了一聲道姨孃你好個女兒如真英嫌得脫
我兩堂姊妹打個親家王姨孃道你真英還不好呀劉大娘
道那李家養他的祖婆又愛偷嘴如今像個鬼王樣子我實在
不愛王姨孃你與我打個主意王姨孃道你真英嫌是嫌不
脫除非是拿來整死呀我道有個謀他的妙方如一謀死你就
要來換帖劉大娘說那個自然王姨孃道你今下半日回去尋
倒一根銅挖耳一把大刀我挨黑就來你燙壺酒擺在棹上
我假意勸你待得真英你假意發氣去睡我將真英灌醉嗥你
起來自自謀死他的妙方劉大娘果然下半日回去叫真英殺
雞燙酒等王姨孃來時天已黑了擺酒來吃王姨孃才提起真

英二字劉大娘假意發怒就去睡了王姨孃道真英你漣漣見不得你才提你就息了我兩姨孃來吃杯酒力勸真英三杯酒酒真英已醉如泥即喚劉大娘起來將挖耳拿出王姨孃叫劉大娘拖倒腦殼王姨孃將挖耳安在腦頂上將要舉刀拍下劉大娘道挖耳錠下如血流在身上那後家說我錠死如何開交王姨孃說我錠挖耳自不見血果然錠在真英頭上不見血痕而死劉大娘道姨孃如何有正好的脚手王姨孃道前頭八個男人都是我這個手脚謀死的笑了幾聲又說我明天一早回去你去投他後家如後家來時無非多和點錢就無事了果到第二天着人去投李家李庚未在屋頭李大娘聽說女死三步

拿作兩步走到劉家茶都未吃就去看他女兒死在牀上李大娘抱在懷中大哭一場歌為娘拭開流淚眼苦命女兒叫幾聲你今身犯何等罪面皮黃瘦不像人周身都是指甲印兩膀子上有傷痕只想抱你逃性命誰知送兒在鬼門因為娘窮不當緊誰個女兒不心疼那日接兒回原郡對娘哭得慘難開口口不願世上要情願一死入幽冥為娘好言把兒勸足足勸兒到三更我兒你得甚麼病不與為娘說一聲如與為娘帶個信看見兒死娘心遂兒呀不吩咐娘一句話無形無影入幽冥你在幽冥等一等倒為娘一路行哭異就問道劉親家母人人有兒女不止我李家一人你如何不叫個太醫我女兒又不與

我帶信劉大娘道該得我没福氣受你女兒昨日得病太醫也請不贏信也帶不贏他就死了光是你痛心呀我那心子都痛得要落了剛把垂面話說完只見他李家李皮匠望山猴李么楸砧來了七八棹人拿起鑽子要鑽劉大娘劉大娘忙請蕭鄉約來說足足和了一百二十釧錢又做三天道場買二十釧錢棺木才將真英安埋誰知那日重慶府首縣太爺打從大路而過內差送得一卷緊急文書太爺在轎內一看忽被狂風吹上半天忙命差跟倒蹶那文書不歪不斜正落在真英坟上太爺當傳地隣問明是劉家小抱媳婦李家之女當差人去叫他後家李庚來此問他女死之時有傷無傷李庚道外傷到有不知致命否太爺帶回本縣即叫作張身死不明呈子稟官即日喚齊人証扶坎開棺刑伍驗無致命官當着忙忽然一隻蝴蝶飛來爬倒真英頭髮官囑刑伍下細一驗才驗出是挖耳錠死當問劉大娘不認又將重刑拷打劉大娘才說出王姨孃如何主謀官將劉大娘打三百嘴掌王姨孃辨成斫罪劉大娘因刑重而死其子又亡家業充作宗祠待不得小抱媳婦就是如此報應至於王姨孃不勸人好好待媳婦反與人主謀豈知殺人罪輕主謀罪重其與真英償命也固宜

宮花入夢女惜字

聖賢制字以治天下上而朝廷下而鄉黨皆賴字以為治國持

家之要所以斷簡殘篇俱不可棄之塗泥在世之無知者多說讀書人宜惜字農人不惜可也男子宜惜字女人不惜可也誰知聖賢之字無論士人宜惜農工商賈亦宜惜無論男子宜惜女子亦宜惜也列台雅靜說個女子惜字的好報為世之不惜字者勸湯陰地方有一個讀書人姓石名燕飛娶妻官氏所生一子一女女子名堅女名良夫家素貧寒每歲以教學為業因他教學先以孝弟忠信訓子弟後講文章而於惜字一列尚少斟酌學堂到也熱鬧束脩豐厚衣食頗足無故到了四十歲上眼目忽然昏暗不明百藥不效自思生平無過如何瞎了雙眼那良夫女兒見他爹如此造孽固於夜靜無人在灶君位前焚

香哭訴求灶君佑他父親眼目光明訴畢忽然昏迷在地見得兩個童兒向良夫女兒說道你要知你爹爹眼目不明之事隨我一路自知走不多遠見一殿庭雕龍刻鳳霞光燦爛左一廊有數十人頭帶宮花身穿紅袍每人面前一堆紙灰良夫女兒問道仙童呀此是何人紙灰是何物件仙童道此是陽間能敬惜字的人紙灰就是燒的字紙看惜字之多少以定官之大小少頃又聽鼓响三通只見穿紅袍的各各乘轎而去鼓樂喧天好不榮幸仙童又引良夫到右一廊來只見男子十餘人捆在將軍柱上惡鬼手執銅針刺眼一針刺去那些人只聽得呼哧之聲又有些女子婦人或宰手或烙眼睛不一良夫問道仙童

呀此又犯何罪仙童道這些男子生前不惜字紙死後遭刺目之刑女子愛繡巾字龍鳳八仙雲勾死得烙目宰手之罪良夫遙見右柱上他爹爹也受刺目之苦良夫向仙童說道我爹爹平素以孝弟教人何得又受刺目之罪仙童道你爹爹平素無罪惟教學不禁子弟拋撒字紙十萬八千六百七十三宗應受刺目十萬八千六百七十三回良夫道可以解此罪否仙童道你爹爹能在陽間惜字數萬可以解罪不然難救難救良夫女兒剛要再問忽見空中飛一雷來抓一女兒披頭撒髮跪在地中霹靂一聲打成灰飛而去良夫女子一時驚醒睜眼看時還在灶前跪定只聽雷聲大震大雨如注良夫歸房安宿第二早

起前去問他爹爹眼目他爹爹說道女兒呀我的眼目愈見沉重良夫女兒遂跪地稟道歌昨夜女兒訴灶君祈佑父目得光明忽然訴道三更靜兒已昏死地垓你又見此甚麼一個仙童把兒引引到把兒直引到幽冥見此甚麼見一殿庭高得很雕龍刻鳳好驚人看見有左廊人有數十整頭帶宮花亮如金面前紙灰高數寸者是甚說是生前敬字人右廊不把字紙敬男子刺目好驚人女子繡字把花靚宰手還要烙眼睛你又見此甚麼父親也在樹上捆有一惡鬼刺銅針說父不把字紙敬不禁學生亂糊行拋撒字紙有數定十萬八千還有零若能改悔與敬信此目尚可得光明說完雷公一聲震打死披髮一女人此是不知此女名

和姓好似表姐李貴英此是女兒親看定不是虛言誑父親
他父聞聽此言汗流滿面即刻焚香悔過吃了早飯李家舅
爺着人報信言道李貴英三更時被雷打死將平日所繡字跡
龍鳳八仙雲勾之物擺在面前石燕飛從此惜字不似尋常眼
目不日全愈却說良夫女子每逢酒席筵前遇着親戚以及表
姊表妹就勸他不要繡字跡等類又將夢中之言詳詳細細說
來聽者無不改悔那年良夫出嫁花草全無謹遵神教後因公
妻死了只有丈夫一人他丈夫叫何昭貴每歲貿易出門良夫
將要臨產每到下半日有一鬼抱一個紅叫雞不在門前就在
門後腥臭難聞那日昏迷忽見那鬼把雞向良夫一赴肚痛如
刀割一般呷呷不絕幾乎喪命又聽得樑上响亮一声香風四
散昏迷中見一位大神手執金鞭大声吼道此婦能勸人敬惜
字紙何方產難鬼害來此詐害叫神丁與吾拿下押下陰山只
見跳出四個穿綠掛子的手執鍊子將那產難鬼魂套起周身
鮮血淋漓舌伸一尺七孔流血霎時不見又見三人身穿紅袍
手執宮花一對向良夫頭上簪掛而去良夫驚醒他丈夫已回
良夫將此言說知丈夫丈夫焚香於文帝位前願送字紙
籠一千個即夜良夫生一子清吉無事此子取名達生六歲發
蒙過目成誦十四歲入學十五歲中舉十六歲下會場在號中
睡着見一人紅髮綠臉手執紅墨二筆遍視諸號有在卷子

點紅一點的點墨一點的獨在達生卷上連寫宮花二字而去
醒來文思大進筆如湧泉脫稿之後洋洋得意三場已滿虎榜
高懸得中第三名探花回家祭祖旌旗繞道好不開熱後達生
能體父母之志敬惜字紙又能廣行陰騭連生三子十二年中
上兩個狀元一個探花世人有父子探花兄弟狀元之譽此是
女子能敬字又能勸人敬字的好報可見不能禁子弟惜字遂
有雙目不明之報如無良夫女有孝代父訴於灶君不見刺目
之刑如何能知改悔使目復明乎一女子而能勸人惜字則鬼
不能害又得子孫雙探花雙狀元之報世之女子何不學良夫
之行哉

雙貴榮親勸夫還銀

明朝重慶府東門外有一人名叫黃雲娶妻何氏家屋貧寒黃
雲每天撿狗糞營生何氏性頗賢淑不怨夫貧助夫持家每每
催促丈夫早起撿糞那日天曉忙催丈夫上山黃雲提起糞籠
籠上山去了按下不提却說江西有三位客人來川販賣蠶繭
殼身帶銀子三百來到黃葛墳腰店子內歇宿將銀子交與李
掌櫃收藏第一早晨起來即將銀子拿出交與三人三人我叫
你拿你擘我拿內有一客忿氣將搭連搭在肩上就入茅房解
手將搭連榭在猪棧石柱上解了手竟自去了黃雲撿了一陣
狗糞來在店內闢要忽然肚痛就入茅房解手看見一搭連即

速檢回說與妻子得知何氏就向夫勸道此銀必是遠客所落如只有這套本錢落了此銀無面回家不是跳水便是懸樑妻兒子女豈不逼死丈夫快將此銀拿去還他有多少功德黃狗屎說道我也造孽傷了才撿點銀子你就叫我還他你的糕梁湯巴還未吃傷麼何氏跪地力勸黃雲方才允口將早飯吃後速叫妻子拿銀去還何氏言道丈夫呀你去聽明白說來拿銀兩搭連對下你才回來挈去還他黃雲來到黃葛塢打聽忽見三箇客人扯着李掌櫃要銀李掌櫃說今早你們挈去為何又來我店要銀彼爭我嚷拖扯扯就要見官黃雲問明銀兩及搭連顏色速說道者銀打在我弟身上不要吵鬧李掌櫃聞聽

此言遂叫李大娘殺雞燙酒款待客人及黃雲吃酒時黃雲言二語四總叫客人路上要宜小心客人道黃大爺你坐處在那裏黃雲就指冲上門外一根棕樹即我茅屋也誰知草內說話草外有人當被兩個長牌差將銀多少搭連顏色聽得清清楚楚便商量做這箇斯文生意急到黃家叫黃大娘拿銀子黃大娘問道你是何人叫你来拿差道黃大爺許還江西客人的銀黃大爺叫我來拿不然即要見官黃大娘問明銀子多少搭連長短講來相合那曉得是長牌在店外已經聽明說來無差黃大娘將銀提出交與長牌長牌接着一溜烟竟自走了却說黃狗屎將酒飲畢與同掌櫃客人說說笑笑來到家中拿銀黃大

娘說你已經着人拿去了嗎黃狗屎大驚失色快鑽入牀下客
人等了一陣不見出來進屋搜出黃狗屎扯着辮子即去見官
官即坐堂問道江西客人你落銀子是真的大老爺呀兩數好
多呢大老爺李掌櫃你第二早晨還他未魯大老爺黃狗屎你
在何處撿的大老爺小人在你為何答應還他又不還他從實
說來大老爺既奪去你就不該說出好好退還的大老爺回家問明
妻子說被太爺糊說黃狗屎有也要你還無也要你還太爺呀
公差奪去的太爺大怒將黃狗屎人下打了四十頭刑壓店追銀進城
的隣里回來說知那些隣婦聽見來到黃大娘家三言四語說
不該退銀撿倒猶如買倒如何這樣背時黃大爺受刑是黃大

娘照顧的如若回來怎麼甘休隣婦散去黃大娘想來想去無
可奈何嗥天嗥地哭了一場歌只想助夫行善事撿銀不昧存
好心誰知遇着天殺輩騙去銀兩杳無形害得我夫遭法網冤
他無故受官刑四十大板真可恨打得血肉亂紛此是為妻
把你害害得奴夫淚長傾惟願天爺顯報應五雷劈死騙銀人
知夫回家不饒我情願一命入幽冥哭畢自縊而死隣里見
得黃大娘死了協同報官官來相驗忽然天昏地暗雷電交作
尸廠內對面不見人待到雷停雨止公案下打死二人搭連銀
子拷在肩上背上批騙銀遭誅四字官已知道黃狗屎之冤霎
時差役又報黃何氏復生問明來應官誇何氏能存好心後人

必定昌達立罰江西客人出銀一百回家佃點田土勤耕苦種發了四五百鈞錢又愁膝下無兒夫婦商量在文昌宮求嗣亦頗虔心那晚黃大娘忽得一夢夢見門內一對老虎一黑一白對牀上一跳黃大娘吓了一跳打老虎把黃狗屎驚醒說道黃大娘你四五十歲還在發夢顛嗎黃大娘將夢老虎的情形說明黃大爺說道你今年謹防狗咬黑虎白虎都犯齊了不知不覺黃大娘十月懷胎滿了一胎所生一對兒子眉清目秀大的取名黃慧次子取名黃魁剛滿十二歲黃狗屎就死了家屋不順將四五百鈞錢用完只剩一二鈞錢佃間房子坐黃慧黃魁雖然才得十六七歲能知孝養母親就料母親得下一病

不能起牀竟自嗚呼了黃慧弟兄無錢安葬商量到母舅家中求點周濟母舅遂拿銀子六兩又取些衣服鞋脚叫外姪回家辦齊他母舅明早晨來帮他看陰地黃慧弟兄拿回家下欲要上場備辦棺木紙貨誰知母親病久連夜未睡倒在草上就睡容了醒來時衣服銀兩不知何人竊去又怕母舅明日来家責罵守着母親哭了一陣將新搗蓮子一牀把他母親裹起黃魁與他大哥一個去借鋤頭土簣一個將母親挾在脇下與主人討點地在菜園內安埋黃魁說道大哥母坟向那處安埋黃慧道就對當門高山安埋已畢回來倒在地下睡濁了母舅到第二天一早來看只見冷冷清清進屋將外姪喚醒問他母親黃

慧弟兄說道昨日承舅周濟買了五吊六百錢的棺木燒了十多馬紙請一陰陽看期要昨夜子時安埋除此無期已經依期安埋了他母舅即去看所葬之地果真山環水秀後來必出大貴黃魁才說得一個大字黃慧即速一手拖過房圈說道你大嘎子軟埋之事是大母舅套我們的你若說出看大母舅打你在地下踢你脚尖母舅說道二外你剛才說大甚麼黃魁說我媽死大舅娘都未來呀母舅說道你母已經埋了滿了七七你弟兄來我家出行果然七七滿了弟兄同到母舅家中母舅即勸外姪去吃糧與以衣服銀兩正遇荒山賊亂一陣成功弟

兄俱為提督之職正所謂報之選則報之者大如行善不見報應反像糞屎受官刑貧而又富富而又貧今人則以為行善無報遇善而不為矣孟子云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吾於黃氏父子信之矣

烏龍報主

會稽縣離城六里張家有一人名賢爹媽早死獨自一人娶妻焦氏美而無子張賢棄讀為商常貿易於兩湖之間因那年到湖北貿易路遇一人牽一烏狗此狗兩眼流淚望着張賢依依不捨張賢問道你這牽狗的大爺此狗還是喂的嗎還是賣的喂那人答道在下家寒身無事業平日以屠狗養家昨日下午鄉買得此狗要屠來明日場上發賣張賢問道此狗你去錢好此狗屠說道去錢五百張賢道你屠來賣又賺得好多呢狗屠道

至少也要賺三百張賢道如此算來共錢八百不如將此犬賣與我我帶回去看家狗屠道既是先生要買念我皂孽多拿錢二百共成一千帶回去看家這是好事張賢當提錢一千將此狗買來牽起只見那狗搖頭擺尾似有欣喜之狀張賢與他取名烏龍犬這烏龍犬却也出奇朝日隨着張賢不離左右張賢見此狗能通人性愛如珍寶時當六月張賢由湖北而回路遇兩人姓章與張賢認為家門天天同行那狗見此二人似有欲噬之意張賢時時嚷着看看交過湖北地界要走十餘里山路章姓二人見張賢身有銀兩暗地商議謀死張賢二人同張賢在大樹脚下歇氣四望無人就拿悶烟與張賢吃登時昏迷這二人將麻布口袋把張賢放在內面上將口口拴子提在蘆葦中丟了二人拿銀而去烏龍狗守着蘆葦坐地四望見有人來搖頭擺尾咬着衣衿向蘆葦中牽去那人把狗嚷開那狗又近前去咬着衣衿這些人道此狗才有祥噪如何扯人向蘆葦中去這是何故內中又有人說道你只管跟這狗去看蘆葦有甚麼東些果然大齊隨狗去看見一個麻布口袋眾人抱將出來解開一看才是一人不省人事內中有個人道此必是吃了悶烟快拿水來解那人慌忙將泥粑作個窩七捧一窩七的水來灌下一刻之間張賢甦醒轉來才說章姓二人同走十餘日今日在此以悶烟悶我將我身帶銀兩盡行拿去幸得未將我殺

了這些人道非你這狗來啣我們的衣裳你在蘆中還不是餓
死了又與殺你何異那些人見張賢受害狗也知求人救他各
賜上此銀錢張賢於是向眾拜罷受命賜金之息又向湖南而
走走走到湖南想起途中遇難得力烏龍犬啣衣打救真所謂人
無義狗有恩也於是每吃飯時與烏龍犬一樣吃法心想要報
此犬之恩無以為報俟到夜靜之時提筆作一張戒食犬肉文
每到夜間在街中站立板橙上說來勸人其文甚長不可全述
端說他中間一段最作得好聽 想這狗天生來看人門戶日
不眠夜不睡屋後去立有响動他就在高聲呼駐生怕那主人
家未醒床鋪這件物出世來就知顧主你就貧他不怨一世死
立恨世人沒良心還吃他肉狗有恩你為人良心全無况犬肉
穢灶王上天必怒有多少吃犬肉禍降庭除我勸你世上人急
早悔悟從今後戒犬肉休再糊塗古有個義犬亭書上訂著將
他的救王事一一筆書譬如我無此犬同到一路我的命在蘆
中早已嗚呼 齟把這文常時歌講勸化的人也多就將此文
刻板勸世印送無數那天張貧心想出門也有七八月了意欲
收齎家來在街上約了八九個朋友準定明日起程此夜收拾
行囊請了挑担的人同宿站房俟到雞鳴之際齊遼陽關張貧
睡在床上翻來覆去總睡不濁聽得打了三更偶夢一人惡人
叉的提了一塊紅布來纏張賢的頸子張賢正被他勒着望你

打救四望無人，忽見烏龍犬奔上前來，一口咬去，那人倏然不見。一夢醒來，只聽烏龍犬在那床前嗚嗚的叫，似催張賢起來的樣子。張賢立起身來，把衣穿好，那些朋友已在門外叫門。張賢將門打開，謝了主人，一同向原路而回。張賢要不要想起夢之中，又抹吓頸子，也不知吉凶何如。朝日愁在心中，不便明言，不知不覺走了月餘，到了家中，不提。又說張賢之妻焦氏在家，拴不着心猿意馬，與那鄰里一個單身漢胡毛私通，朝宿夜眠，有如夫婦一般。焦氏家中銀兩，隨他使用。胡毛得此相因，高肘架子，鄰人怨恨，都望張賢回家。那晚張賢回家，已經黑了。胡毛見得張賢回來，拆散夫妻，心中不甘，與焦氏暗地商議，提刀謀殺張賢。焦氏手提紅帕，如見張賢進房，欲將張賢頸子勒住。待胡毛好殺他，殊不知張賢肘痛，解手去了。叫那挑担工人進房，拿亮焦氏已先把亮吹了，聽得脚步聲响，焦氏肯說是張賢，就將工人按下，把紅帕勒頸。焦氏嘆道：「快來快來，捉着小胡毛，提刀入房，將工人殺了出來。」正過那烏龍犬照脚一口咬，睡在地。張賢聽得呼聲，肯說有盜，忙找起小衣就走。出茅房見一人躲，在暗地，張賢將他捉着，捆綁才，点亮一照，見得工人殺死。頸勒紅帕，房門外又睡一人，遂問道：「焦氏妻子，這房內如何殺死？」工人焦氏見丈夫還在，痴呆上說道：「不知何人殺人，張賢連夜投憑地鄰，第二日協同報官，上來看驗。張賢將昨夜情由一一

訴明，太爷當問焦氏，焦氏假推不知。又問這捆綁是何人，張賢道：「小的聽得房內呼聲，快來快來捉着了，小的肯說是強人，出得茅房，見一人影，是小的用力捆着，官道這睡在地下，又是何人殺死這個？又是何人，張賢道：「睡在地下，此人小的不知殺死，這個是小的昨日挑担的工人，太爷心想：這就奇了，殺死一個，又斫睡一個，這定是捆綁之人，叫差役將捆綁的人鬆了，帶在太爷面前跪下。太爷道：「你然何殺死一人，又斫睡一人，幾傷二命，你所為何事？那人道：「太爷呀，小的是個強盜，來偷張賢，小人爬在房子上頭，將桶子離開下得樓上，聽得焦氏婦人與那甚麼胡毛商量，捨不得夫妻分散，要謀殺張賢，焦氏手提紅帕，把亮吹熄，在門內等着，不上一刻，只聽呼叫快來快來，又聽咬啣一聲，門外狗又咬得一人在叫喚，小人駭了，暗上出來，也不辨方向，才被張賢捉着，將我捆綁。太爷心想：此必有姦，將焦氏拷問不認，太爷又想看狗咬，這個是不是胡毛，忙叫差役將他扶來，他还粧死，粧活的。太爷問道：「你姓甚名誰？他也不應。太爷又問地鄰中，可有認得此人否？那地隣稟道：「此人姓胡，名叫胡毛。太爷問那強盜：「這胡毛是不是狗咬的？盜道：「聽得狗咬一人，不知是否。太爷道：「張賢，你將狗喚來，看你工人是誰殺的，叫他去咬。張賢將狗喚來，說道：「烏龍呀，烏龍，你要大顯威風，太爷吩咐，叫你咬殺人之人，你休錯咬，說畢，那烏龍大向胡毛身上一赴。」

在額上咬了一口，咬得胡毛呼叫救命。大爺已明此案，將焦氏
胡毛帶回衙中，先審不認。加天刑拷打焦氏，胡毛招了此案。
大爺將焦氏、胡毛解上省，胡毛在省斬首，焦氏解回本縣，剗死。
不眾，此是張賢救狗之報。想張賢救狗一命，這狗就救張賢兩
你，說這個報應，奇也不奇。

